

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火焰

豪布陀曼 著
楊丙辰 譯



焰 火

譯辰丙揚 著曼陀布豪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焰 火

譯辰丙楊 著曼陀布豪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DER ROTE HAHN
By
G. HAUPTMANN
Translated by
YANG PING CH'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譯者序

火焰原名赤雄鷄(Der rote Hahn)本為火焰的喻詞，所以我直接譯為火焰，以便醒目。這是豪氏的一部四幕悲情趣劇(Tragikomödie)出版的日期在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比獺皮約後十年；但是這部戲劇卻是獺皮的後續，因為劇中的事實雖遠在獺皮之後，與之絕無關係，但劇中的主要人物仍是獺皮中的主要人物，並且他的體裁和結構也都是與獺皮相同的。獺皮的體裁是Satyre(譏刺)目的在譏刺普路士(Preussen)的政治；這一部的體裁也是Satyre目的也是在譏刺普路士的政治。獺皮的結構是四幕；其三、四兩幕與一、二兩幕相平行(Parallel)這一部的結構也是四幕，三、四兩幕也是與一、二兩幕相平行。此外豪氏為舒寫他這個『譏刺』的目的，在獺皮中用了反襯激射，兩相對比的方法；所以從正面看去，并無一句譏刺的言語，從側面看去卻是把『譏刺』二字發揮到了十足的成色。這是獺皮一劇的特別精彩，而在火焰中他仍是用了這個方法的。這部戲劇竟這樣的同前部相雷同，所以德國有一部分批評家很不滿意他這

一種著作，視之爲獏皮的一種無味重復，失敗作品。從形式一方面斷，我們固然不能不承認這一種評論是對的，但是從內容一方面斷，這部戲劇的確是有固有的精彩，不可一概抹殺的。因爲前部中最親切有味，使我們不得不折服豪氏的天才的地方，是在他把劇中人物的性格刻畫得逼真入骨，和結構得精妙有趣；而這部火焰中人物的性格和事實的結構，他卻都描寫得實在不比前部弱，並且他還更進了一步，把前部中人物性格上未能儘量發揮的地方，在這裏都發揮到了底。譬如爲前部中心人物的封魏漢和窩爾夫太太二人的性格，在前部中寫封魏漢頑固，愚蠢，視社會黨如蛇蝎，處處要自作聰明，自以爲是，在這部中卻把他這種種性質都給他發展到了無可發展的地步；所以封魏漢在火焰中的行徑，我們就覺較前更爲頑固，更爲荒謬了；而洗衣婦窩爾夫太太，前部中僅說他唆使他的丈夫爲賊盜，在這部中卻說他年紀又老了點，閱歷更深了，膽子更大了，所以他竟由作賊盜而更唆使他的丈夫爲圖謀一筆包險起見作放火的匪徒了。從這上頭看起來，我們可以說：火焰是獏皮的心理上一種勢所必至的結果（Konsequenz），是完足前部未完的餘意的，是一種心理上的續作品，不是事實上的續作品的。並且他這部著作對於前部

處處關照的密切，人物的性格口吻前後的一致，絲毫不亂，這種種情形足可證明：這更不是一種弱的續作品了。況且後續的作品，本來是極不容易作的，並且是在歐洲的文學中很不多見的，所以我把獺皮譯完之後，乘我今年春天課餘的暇空，接連着也把這部火焰譯了出來。致於我翻譯的方法，仍是同獺皮一樣用直譯的方法，把原文中不易了然的地方，也仍附了一篇註釋於後。不過這部火焰仍屬豪氏的自然派作品，其中用的是同前部一樣的土語，我翻譯時，依然感受了一番困難，很費了一番心力。但是我恐怕這其中仍免不了有不妥當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讀者諸君特別注意，遇譯文中不妥的地方，即請加以指正，俾此書得成一種無瑕之璧，那便是譯者的大幸了！

民國十三年七月九日楊丙辰於北京

劇中人物

非力次 鞋匠師傅兼警局密探。年齡將近六十。

非力次太太 非力次之妻，係窩爾夫之寡婦而再醮者。年齡亦將近六十。

鸞啼奈 非力次太太第一次婚姻中所產之長女，未嫁。年齡約二十六七。

沙落斯奇 建築師。

長亨利 鐵匠師傅。年齡三十。

陸豪 普路士退伍憲兵。

古斯達 陸豪之長子，愚昧癡蠢。

彌彩 陸豪之女兒。

璣德 全

圖德 全

小 蓮 全

小 麗 斯 全

小 瑪 麗 全

小 田 全

小 行 全

鮑克斯大夫 一軀幹強健之猶太人，業醫，三十六歲。

封魏漢 警察區長。

艾 得 長亨利鐵舖中之伙計。

格拉賽拿普 警署書記。

舒爾尊 憲兵。

舒爾尊老太太 舒爾尊之姑母。

查 黑 憲兵。

救火夫 一人。

幼童 一人。

警吏

村民

地點

德國首都柏林附近之某處。

時代

漢彩法律問題之時代。(一)

第一幕

佈景

鞋匠師傅非力次之作坊。藍粉塗壁之低矮室間。右方窗一。中間及左邊壁中門各一。右方窗下爲鞋匠工作之方臺：其上有鞋匠杙機數個及工作之小桌。桌上置立架一，上繫盛淨水之玻璃圓球三個，(一)圓球之間置煤油小燈一盞，尙未點着。左方牆角內紫色瓷磚火爐一，帶造飯之竈臺，其四周散置方櫈及其他等廚房用具。

鞋匠師傅尙蹲櫈上從事工作。方臺上及其附近各種大小不等之舊皮鞋皮靴堆積一地。鞋匠師傅一手執鎚，一手執熟皮一塊，正在鎚擊。非力次太太，即窩爾夫之寡婦，作沈思狀以手翻弄一小木箱及蠟燭一支。時爲九月下旬，天將黃昏。

非力次 你給我走出作坊去罷！滾你的罷！

非力次太太（作簡峭之鄙夷狀）誰還能來已經過了六點鐘了啊？

非力次 快拿着你那破爛的東西滾開罷！

非力次太太 你快不要這麼發驢糊塗了！這裏有甚麼不好的東西，嗜這個木箱麼？一個木箱總不能有什麼不好吧。

非力次（忿然繼續工作）咦，這還能是件甚麼好東西，甚麼？

非力次太太（繼續深思，半作笑談）鉤花裝到這裏……然後他們點起支蠟燭來放在這中間……

非力次 孩子他媽，你可是有點過於的聰明了！要是你再這麼聰明下去，我就得再上波存湖去了。（三）

非力次太太（怒叱）你簡直的不留一點心！人家同你說話，你道是聽着點啊。那麼還有甚麼事情能使你關心！

非力次 我為我的靴子關心，我還有甚麼可關心的。

非力次太太 哪，可對啦！我的老天，老天！這自然是不好。我們就都該餓死。這補破鞋的事業，這纔是點甚麼哩！——這裏邊他們放進去一支蠟燭——你明白了麼？——這個木箱也太小點了。那邊那個纔合式哩。我們可以把裏邊的小孩子鞋給倒了出來。（將一盛小兒鞋之木箱推翻倒出。）

非力次（作吃驚狀）你快不要胡鬧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罷！

非力次太太 并且這支蠟燭他們一點了起來時……他們就把他這麼朝着木箱的正中間擱了進去，自然是得這麼個樣子，免得木箱的蓋先給燒着了。然後再悄悄的把他放在上邊屋內的地上——**郭霸**也不過是這麼個作法——檢那破爛什物的正中間把他推了進去，這再放心大膽的坐火車到柏林去，倘若再回來時……

非力次 **普斯得**（三）有人來了。**普斯得**！

非力次太太 這可叫鬼去證明去罷！（四）（二人默然對視良久。）

非力次 只要這件事情是這麼簡單的！這能像你那麼思想的簡單麼？這裏頭還得有通氣的窟

窿哩。自然是得拿錐子——這已經是得用鑽的了。這裏邊必得通氣，蠟燭纔能在裏邊點得住。若是不通氣，就要把他捫滅了的！火必得通氣，若不然，就灼不了。這一層可得個有點在行的人來指點哩。

非力次太太 哪，老頭子，這在你可不是甚麼難事！

非力次 （興趣增進，忘其所以）這裏應當通氣——這裏應當通氣，并且統統都得絲絲入扣的。瞄準。要得向裏邊裝鉋花和爛布。再正正經經的澆上點子煤油——這在我都不算甚麼新奇的事情，孩子他媽！我會六年的工夫出門在外！

非力次太太 所以是呵！所以我也纔這麼思想啊。

非力次 這可以用海棉，可以用布條，把他們都很向火硝中浸浸。這我可以拿火鏡，告訴你說罷！離着二十步遠，我也能使他燃得灼！——都是曾經作過的事情，孩子他媽。可沒有甚麼新奇。可是我知道的！

非力次太太 郭霸又把房子蓋起來了。倘若他那時沒有那份膽量，他早就倒臥到街頭上去了。

非力次 不錯的，倘若一個人已經陷入水中這麼深了，（五）我說的是已經到了脖子底下了，那這自然是又作別論了。

非力次太太 但是有些人們一直的遷延到水把他們淹死。（門鈴作響）

非力次 把箱子拿開！去做開門去！

（警察區長封魏漢走入。服裝厚絨大氅，長筒皮靴，皮帽）

封魏漢 晚安，非力次，靴子怎麼樣了？

非力次 完全的做好了，區長先生。

非力次太太 快點起個亮來，讓封魏漢先生好瞧得清楚。

封魏漢 哪，怎麼樣，你作甚麼哩，窩爾夫太太？

非力次太太 我不是窩爾夫太太了！

封魏漢 他大概是很抖起來了吧，甚麼甚麼，非力次，他大概是把頭揚得很高了吧？他大概是很

昇入了腦頂中去了吧？（六）

非力次太太 哪你也聽說了麼，甚麼事麼？這點子結婚的事情？我當寡婦的生活，比這還要更好得多哩。

非力次 （已由封魏漢定作之靴筒中將靴模取出）那你爲甚麼不安安穩穩當你的寡婦去呀！
非力次太太 倘若我早一點知道了你是個甚麼樣的漢子，那我就絕不能辦得這麼急了，像你這麼個彎腿的猥獷老頭子，我那一天找不出幾個來。

封魏漢 哪，慢點，慢點！

非力次 噢，你只用讓我來下手罷！（作極卑賤之殷勤狀）你若肯屈屈尊，區長先生，那麼就請脫下右腳上的靴子來吧。你只用准我下手：這我可以作的。好啦。請你勞駕，把腳放在這邊木箱上。

非力次太太 （將燈點着送來）子爵夫人近來好麼，子爵先生？

封魏漢 謝謝，他很好。他只是常常的悲嘆着要窩爾夫太太……

非力次太太 不行，你瞧，這可實在不行了。我已經洗了三十年的衣服了。這實在殼一個人受的

了，你不信，你瞧瞧我這兩條腿：一條一條的血管子都凸了起來了，同我這拳頭一個樣子。這就是天天在洗衣盆前站立的緣故！并且身上處處都是凍瘡，一切的骨節中都受了風濕的毒。請醫生簡直的都請得沒有個完了！我得正正經經的拿棉花來把我裹了起來，但是還是整天的寒冷。

封魏漢 可是不錯，窩爾夫太太，我相信你的話。

非力次太太 不錯，從前，那我可是同誰也敢比賽，那我可是真有能耐，真能敵得上十個男子。但是現在……嗷！這可是不同了。

非力次 你只用再大點聲吆喝吧，只要你有那麼大的氣力。

封魏漢 ……這不是我不明白的，非力次太太。誰若是像你這麼一生的勞苦了，他很可以在晚年安心休養休養了。

非力次太太 咦，哪誰還能知道啊。現在總算可以過得去。我們還不致於沒衣穿，沒飯吃。總還不致於（作親密狀，以手向非力次頭上戲擊一掌）他現在總還肯作他的工，我們兩個說

起來都不是懶惰的人。但是究竟不如身上無病痛的好啊！星期六我又得到醫生那裏去。他老是拿電氣來給我治病——就是用電氣的機器。我說不上來怎麼樣，可是於我真有好處。但是老得到柏林去——并且每用一次電氣，就得五個馬克的費用。這我們可往往的不知道，得到那裏去弄的了。

非力次

你只用把那醫生錢都塞到你的喉嚨中去罷！

封魏漢

（將新靴穿妥，起立）我們都不能再年青了，非力次太太。這我已經也很覺出來了。恆古不變的自然律則！不要去反抗他！這只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只好聽他老去罷了。——再者你也沒有甚麼可抱怨的了。我新近又聽說……你的門婿考試的結果很好。哪，所以是啊！諸事總算遂心啊。

非力次太太

哪，自然的，這實在是令人可喜。一來他現在既是弄到像這麼個建築師的名目，謀生一層，從此總還可以更容易了，二來也……這也實在是他堪當得來的。——他小的时候受的那份罪，真也殼瞧的了！哪，不錯！我小的時候的運氣固然也不很好，但是像這

麼個父親(七) 這麼個女人……

封魏漢 沙落斯奇可是個純正的人物。對於沙落斯奇我從來沒有恐懼過。你的嫻得爾黑德真是逢着了好運氣！——你瞧，這話那時我已經向你說過的！——你那時不是跑到我的地方來了麼，因為這件事情幾乎要弄僵了，我曾叫你去找牧師費德利濟：——這你可瞧瞧，甚麼是牧師的使命了。青年人是青年人，即使他這麼正經，這麼守教規，仍要免不了有出錯的時候哩。那時牧師們自然就要來干涉的了。

非力次太太 不，不是，這你可是說對了。我可是不能忘了那位牧師先生的！——沙落斯奇要是果然把我這個女孩子撇捨了，那這個孩子可活不了！

封魏漢 這可是個顯然的例子了，非力次太太，倘若地面上有了教堂和牧師。我們大家合力所修蓋的教堂，到了現在已經作了不少的好事了。那麼再見吧，我告辭了。——不錯，還有句話說哩，非力次軍艦會議是在星期一早晨。你一定也要去的吧？

非力次太太 他自然是得去的。

非力次 哪，這還用說。

封魏漢 我也不能缺少了你，非力次。你到星期日再到我的地方來一蹓罷。要緊的是我們兩個須預先彼此打通。我把要點提出幾條來告……幾條最顯著的要點，非力次，我們兩個很得一致的進行哩。那麼祝你晚安，再見吧。你千萬別忘了——我國應當有極強大的軍艦！

非力次 這沒有軍艦，也實在不行！

(封魏漢下。)

非力次 把這支蠟燭給拿了出來吧！勞勞你的駕吧！

非力次太太 那麼像你樣這麼一個兔子，(八)安黨！你真是個真真正正的兔子脚。(將蠟燭由小箱內取出。幾乎恰在此時陸豪將門敞開，伸頭向內探望。)

陸豪 晚安，師傅！我進來，不打攪麼？

非力次

非力次太太 哎——喂！只用來入德國的聯盟吧。(九)

陸 豪 鐵匠長亨利還沒有來麼？

非力次太太 他也要來的麼？他還沒有來哩。

陸 豪 我們倆個特別約定在這裏會面的。——我也把那座十字碑帶來了。(十) 嚙，古斯達！你把那座十字碑給搬了進來。(古斯達將一熟鐵鑄成帶墓誌之十字碑送至屋內)把他立在這個小箱上頭。

非力次 (急插言) 不要向那上頭放，艾都啊得。(十一) 這一來，他可要碎了。

陸 豪 那麼就把他靠在牆上吧。

非力次太太 你可把這件東西做好了！(向門外高呼) 鸞啼奈！你快下來。

陸 豪 我近來實在別的事情太多了。我又蓋了一座新的玻璃溫室。

非力次太太 又一座新的麼？這真是奇聞。你簡直的是個純粹的鼯鼠。陸豪。這個人怎樣的穴地動土啊！

陸 豪 這也是人類們最自在的事情啊，師夫太太。我們都是由土作成的，我們都還得歸入土中去。那麼爲甚麼我們就不應當穴地動土呢？（由非力次所遞過來之鼻煙盒中撮一撮鼻煙，吸入鼻空中。）這也是土味，非力次師傅，這聞着同新鮮的黃土味一個樣。（鸞啼奈胸前倒掛剪刀，手指上戴頂針走入）

鸞啼奈 我在這裏呢，媽媽，叫我作甚麼？

非力次太太 給你爸爸送墓誌來了。

（鸞啼奈與非力次太太作沈思狀端相十字碑。）

非力次太太 把這支蠟燭給我點起來，女兒（將適纔向木箱中翻弄之蠟燭遞與鸞啼奈。）我們可以把上頭的字念一念。

陸 豪 ——爲這個墓誌我可真費了腦筋。這真不丟我的臉。你不信，你去到那墓地上走三個圈子去，這是最美的一篇墓誌。我親自實地徵驗了的。

（向方臺上坐下，從新用手指撮鼻煙抹入鼻空中。非力次太太一手執燭，讀十字碑上之墓

誌。

非力次太太 此處長眠於……

鸞啼奈 (向下續讀)於上帝中。

陸 豪 不錯這寫的是於上帝中。起頭我本想寫於主子中，但是你瞧——這個主子的字樣在今日是人人能當的了。

非力次太太 (向下續讀，聲音戰顫)此處長眠於上帝中一位萬世流芳之木匠……(作痛嚎聲) 哎，否，這可是……這可是太不對了！這是世上最好的人！像他這麼個好的人，你相信我的話吧，在今日實在是找不到的。

鸞啼奈 (向下讀)……萬世流芳之木匠如良窩爾夫先生……(啜泣)。

非力次 ——哪，快算了吧，你曉得麼？你這悲泣也是白悲泣，死人總不能再活的。(將燒酒瓶遞給陸豪)這裏，艾都啊，你助助精神罷！這都是無用的！(起立，拂去藍裙上之塵土，一若終給一日工作者之慣例)。

陸 豪

（手執燒酒瓶向十字碑上指示）這裏這首詩是我自己作的。我要念一遍，你們聽着罷：

在心曲中我們都是罪人，

世人卻都不肯自認！——

在心曲中我們都是罪人，

乞丐如是，王侯如是。

獨此人心曲幽衷，

一世坦白，如水之清。

（非力次太太及鸞啼奈悲泣愈烈，陸豪續白）這一首詩我用鉛粉設色，這裏這『上帝』二字用普路士的藍色。（十二）（將酒瓶舉至唇邊吸飲。鐵匠師傅長亨利走入）

長亨利

（作垂涎狀目注鸞啼奈不稍瞬）哪，你可說呀，陸豪，乖乖，我已經找你半點鐘的工夫了！我想着，你是叫我來迎接你的呀，瞎說八道的人。——哪，這件東西作得如意麼？

非力次太太 哎，快不要討我的趣了！若是人家喪失了這麼位丈夫，那人家後來怎麼能滿意你

們這黨子鐵……伙計！

非力次 來，拉得維喜（十三）搬個橈來坐下。等着他們糊塗過去了，再說吧。

長亨利 （作滑稽及愉快狀）是的，是的，這可是我常說的：這個死，這是魔鬼發明的。

非力次太太 我們倆個二十多年的夫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好的話。並且他多樣的誠實啊，連一分錢他都不肯苟且！連一分錢他都沒有騙過人家的。並且多樣的有操持啊！他纔絕不喝酒哩。你不用拿眼瞪我，你只用放胆的去打聽去吧。並且他多樣的操心教訓孩子們哪！你是只知耍錢和喝酒……

鸞啼奈 古斯達朝着我向外吐舌頭。

陸 豪 （順手掇起鞋模一支，忿然奔古斯達，古斯達方向鸞啼奈鐵作歪顏斜面及舌露唇外之鬼臉）下賤的東西！我把你的腦袋給你打碎！——這塊腐肉總要送我到墳墓中去哩。真要把我惱死，氣死哩。

長亨利 這塊可憐的腐肉可明白不了你的意思。

陸 豪 巴不得這塊腐肉早死了，真令人可恨！若不然，可要把我氣瘋了哩，我總免不了有一天也要傷殘我自己的骨肉哩。

非力次 我可以把他給你弄到達爾村去關閉起來，（十四）你就去掉這個苦惱了，完全的去掉了。我可以替你作張呈子麼，甚麼？

陸 豪 我還不懂得作張呈子麼？他并不是真能妨害公安的呀——達爾村中可盡是這樣的人們，全世界盡是這樣的些人們！——致於說他們拿磚塊投我，擰開鎖上的螺絲，偷走門上的鑰匙，這他們不說是妨害公安。他不過是吃了鬱金香的根，他們都說他妨害公安。這可叫我瞧出來，我所待的是在個甚麼地方了。

非力次太太 郭霸那裏近來的事情究竟是怎麼回子事？那座『普路士飛鷹』酒店是怎樣燒毀的呀？

長亨利 噢，郭霸麼，他可是需要這麼一場火災的。這可不是個古斯達放的火。他可用不着這麼個古斯達。

非力次太太 都說是他常好玩弄個火柴呀。

陸 豪 古斯達麼？玩弄麼？總算沒有說錯。火柴一叫他撈模到手中，那禍事就算已經成功了。

我的溫室上頭得用蒙蓋的物件，(十五) 我曾蓋了這麼座廠棚，把麥稽都放在了裏邊。哪，你瞧！我向你說吧，師傅太太：這個懶癩貨竟把他給我完完全全的點着燒毀了。這是在大天白日，沒有一個人看見，我的全片地基又有這麼一圈板籬圍着，無人能進得來。那火疇疇的灼了起來，只是這麼撲的一下子，就都灼完了！——但是郭霸，他可是自己辦的，用不着別人。

非力次太太 那麼這我可要去報告一下子哩，陸豪！我說的是這麥稽失火的事情！

陸 豪 我同憲兵舒爾尊合不來。這也是夥伴中常有的情形。我呈請辭職弄一份恩俸。這不如他的意。這自然不合他的式。哪，不錯。自然的，這只好就這麼的去吧。我有我自己的一塊地基，我的那位蠢妻死去了。自然的，這我那裏能殼不承認哪，甚麼？這會給我餘剩下來幾塊錢啦。并且這園藝也給我弄點進款……這都是他瞧着心裏難受的。那可就來起

這麼個話頭來了：陸豪，他可是勿須乎這一層的。只用叫他小心了吧。沒話說啦。

非力次太太 非慈郭霸現在可是真得了這件事情的濟了。

長亨利（作活潑狀）這他可是多虧了我的。但是我卻差一點沒有吊了裏頭去。因為我是消防

隊長。我曾向我手下的小伙子們說……我不知道，我是有點暈眩了麼？我可真是喝了不少。全隊的救火夫都有點醉醺醺的了！——我說：小伙子們！恨恨的下手罷，都給他們揭了去，一塊石頭也不叫他好好的硌着，要不然，硌着一塊，郭霸就得吃一塊的虧，並且這全盤的事情都要與他無益的。——這句話我說得聲音太高了點，及至我向後退了

兩步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是個猴子給我理起髮來了似的。（十六）因為憲兵舒爾尊在那裏站着，兩支眼不住的瞪我。請啊！我說。請啊，老總！——郭霸曾準備下些啤酒請我們大家喝！——他聽了我這句話，臉上纔和氣了，并且也向我回敬，請啊，喝啊。

非力次太太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沒有甚麼風聲向外露了出來。他可是個絕不狡詐的人哪。這是他怎樣弄的呢？

長亨利 非慈郭霸是無人不喜歡的。

非力次太太 他簡直的連一二三就數算不清白。并且還是叫他發了誓的呀。

陸豪 這點子的發誓，這能算得了甚麼？他們甚麼事不在行，甚麼事不知道：我說的這麼件事，師傅太太！誰知道這件事情啊？說不定甚麼時候我們也得去發發誓哩。那就這麼簡單單單的把褲子上的扭扣扭轉一圈，然後再放心大膽的儘管去發誓去吧，絕不會犯誓的。你只用試試看，這麼容易，簡直的同車輪子上頭抹了油的一般。（大笑）

非力次太太 你又說笑話哩。我可用不着去扭褲子上的扭扣。我到不了這步田地——那麼這又輪到誰的班了呢，師傅？又是到了寂寞無聊的時候了啊。大概不久總還得再失一場火的吧。

長亨利 也許這一家，也許那一家。但是斯鐸穆柏那裏卻是已經非常的破爛了，下起雨來，直向屋中落雨點。哪，敬祝嘉美的晚安！笑話是要說的。

非力次太太 那麼該着誰喝我的熱克羅格呀？（十七）

非力次 別走，別走！

長亨利 不，不，我總得走。（伸臂抱鸞啼奈，鸞啼奈面露厭容懶懶轉身脫出其臂腕）要是我的女人一聽不見我在下邊打鐵的聲音，那我回到家中，枕頭就要漂浮了起來哩。（十八）

鸞啼奈 這只是猜疑的心哪，媽媽。

非力次太太 管人家猜疑，不猜疑的，人家總有人家的理由。你快爬到上邊作你的活去罷——
可是師傅太太近來怎麼樣了啊？

長亨利 很不好。還能會好的了麼？

鸞啼奈 你總得把我促迫的得了癆病，你纔稱心哩。

非力次太太 作別的事情或許能得癆病，縫衣服可是永不能得癆病的。——你也學這麼個感感切切的樣子，同個男子一樣罷！——

長亨利 （以手執非力次太太）咦，青年的婦女，不這麼有興趣！只要是年青，沒有個不把他們那青年的盛氣向外發洩發洩的。雖然是同着個憲兵舒爾尊！

非力次太太 只要這個孩子對於這件事情肯稍微的留點心……長亨利不久就是一個饅夫！

非力次 那麼舒爾尊這樣尾隨這個女孩子，我瞧着可也真有點不順眼哩。

非力次太太 （口吻短促）這你可別也拿着腦袋向牆裏邊撞！（十九）（向桌前之櫈上坐下，由抽斗內取出小書一冊，打開翻閱。）你有一份官差。哪，好。爲甚麼不呢！這不能變更，就是這樣的了。可是總得把四面八方的神都留到啊！你千萬不要去惹着了連長舒爾尊！你看了沙落斯奇的那封信了麼？

非力次 噢，上帝，不錯！這可是真到了我的喉嚨眼上頭來了。（二十）誰肯拿這些錢來給我，就是他所糟場的那些錢的一半也可以！但是不行：沒有人來管管我，沒有人把我送入建築學校中去。

非力次太太 我道要知道知道，你究竟同沙落斯奇有甚麼事情過不去！

非力次 你纔同他有甚麼事情哩！我同他沒有甚麼事情。我同他一點也不相干。把你那張大

嘴一張開我可以……我敢賭十雙靴子底那總是沙落斯奇長，沙落斯奇短的。

非力次太太 那麼他有甚麼得罪你的地方麼，嗜哪？

非力次 沒有。這話我可不能說！這我可不知道！我可不願意給他出這個主意，孩子他媽。只不過是我一丑見他，我就癡得要死。你就該自己去嫁了他呀。

非力次太太 也還小着三十歲哩。到是真所樂意的！

非力次 噢，你快到你的女兒那裏去罷。只用去罷！儘管去罷！到啊得爾黑德那裏去。那他們可要拈緊了你的手指頭，叫你完全的脫離了你這把子骨頭哩。

非力次太太 這是個有志氣的人，他可實在不等我來幫助！——你們兩個之間終究是沒有長進的！替彼此互相幫助……噢，可是不錯！你瞧！反道彼此的仇視起來了——沙落斯奇，這是個有本事的人！在他的身上可拚不了錢！這可用不着操心！他總要發急的。巴不得你也略少的明白點生活上的方法，那你就知道，你應當作甚麼事情了。

非力次 我怎麼樣作？那裏去作？我到那裏去作？

非力次太太 泥匠師傅向我說的甚話？那一天我看見他喝得醉醺的，就是他們蓋教堂，豎柱上樑的時候。他說：沙落斯基，這纔是條狗哩！他知道，他爲甚麼說這句話。他畫圖（二十一）都
把他們畫入口袋中去了。

非力次 哪，叫他只去畫圖去吧，儘管去吧。

非力次太太 噢，自然的！他可要常常坐在那裏畫圖哩，泥匠師傅可要在這上頭自肥哩。

非力次 我沒有創造了世界。（二十二）

非力次太太 真沒有！但是你也對付不了世界。

非力次 這也不是我的志願。

非力次太太 你對付不了世界，**非力次**！對付不了世界，并且對付不了我。沒有說的了！（言時作輕嘲狀及半勉強之笑狀，然後忿然將其所執之小冊裏起攔開。）

非力次 孩子他媽，我不能別樣的發覺：我常常的想，你我腦筋中總有點不對。

非力次太太 郭霸的腦筋中纔有點不對哩，甚麼？爲這個緣故他現在纔住在新房子裏哩。——

我巴不得你的腦筋中也有點不對，纔好哩。要是沒有個人來使你的腦筋中有點不對，非力次，那你的屁股纔要結結實實的黏在橈子上頭哩。

非力次

（神色決絕）孩子他媽，你快把這個念頭給我打消了。我完全心平氣和的好意向你說這話，孩子他媽！我絕不肯向這樣的事情裏插我的手。爲甚麼緣故呢？因爲我知道這有多大的沈重。難道我還要再向這樣的事情裏頭跳麼？作這樣的事情，我可是未免有點太年老了。

非力次太太

正因爲你是這麼個猥雜的老頭子，所以你纔好這麼左思右想的躊躇哩。你還要在這裏作多長時間的活，你今天已經就弄不出甚麼正經的活來了。魏漢的一雙靴子，你怎樣的磨對！這麼點子活計，你眼看已經作了兩個多星期了……

非力次

——哪，孩子他媽，你不要給我過於的瘋狂了……

非力次太太

你這縫鞋的手藝，這只殼養活個貓！我老了，沒有用了，你也老了，沒有用了。這可對了我！我并不是要過闊日子。倘若我們現在不留點後步，那我們後來就得要飯吃。到了

那步田地，那你可儘管去擺你的闊去吧。

非力次

——孩子他媽，你真是有點奇怪：你要是一起了個甚麼念頭，那就活像是有個惡魔來纏繞你的心。先是這麼恍恍惚惚的有點影子，上帝知道，是從那裏起的這麼點影子。然後就來起來了，并且又下去了。但是忽然的又來起來了，這可就死捉着你，不放了。我也曾認識些沈重的奸詐人物，但是孩子他媽，那我可，孩子他媽，我可告訴你說吧：那我可往往的一寒透骨。

非力次太太

（復將書冊取出細閱）這裏這件事情上頭你思想點甚麼？我們在這裏包了七千

塊錢的火險。

非力次

思想了我絕沒有思想了甚麼。

非力次太太

這座房屋上頭還有甚麼，這不過只是一塊地皮了，絕不是別的。

非力次

（立起，將上衣穿上）你叫我安靜了吧，你明白了吧！

非力次太太

哪，難道我還不明白麼？哪，這你可給我住了口吧。這塊地皮在我們未結婚以前，我

已經就早已瞧明白了。沙落斯奇向我說了足足的有十次：這裏是蓋一所大房屋的地基。并且誰要是聰明，也要覺得：這不能是別樣的——你只用睜開眼瞧瞧：那一邊是一座大藥房！向左邊偏一點是郵政局！向前頭去是一座麵包房！他可是真蓋了座好舖子。現在已經又蓋了四座新樓房，倘若電車再一修了起來，那我們這塊地皮就恰恰的坐在了中央。

非力次（勢將走出）祝你晚安！

非力次太太 你今天還出去麼？

非力次 是的！因為我實在受不了啦。——假使我會知道了，你是個甚麼樣的人……我就是未曾把你認明白了……那我自然是要把這件事情來酌量酌量哩。那我可要酌量五次了。

非力次太太 你甚麼事？你要酌量些甚麼事？

非力次 難道我還能叫人家挑唆我作這樣的事情麼……

非力次太太 到底甚麼事？你要酌量些甚麼事？你一輩子也沒有酌量過。像你這樣糊塗的腦袋……這樣的個人還要去酌量！那可要酌量出來點子好糊塗漿子哩。

非力次 孩子他媽，我請你想想這個沈重……

非力次太太 挑唆！甚麼誰挑唆你？——這個老舊的窩子終究是要燒毀的。總要有那麼一天，或者是這樣的燒毀，或者是那樣燒毀。再不然，就是他預先的給我們倒塌了下來。他夾在了人家的房屋中間，這個破爛的樣子，給人家瞧着真該羞死。

非力次 孩子他媽，我請你想想這個沈重……

非力次太太 噢，去罷，只用快給我出了這座屋門罷！我也可以快收拾我的東西了。你可以到區長那裏去罷。儘管去罷！我挑唆你放火。

非力次 孩子他媽，我請你想想這個沈重……你仔細着燒了你的嘴巴子！因為倘若我，並且我……

非力次太太 （昂然作色，欲將其推出門外）儘管出去吧！儘管出去吧！儘管去弄禍去吧！越早越

好！你還在這裏作甚麼？

非力次

（作激怒狀）孩子他媽，我可是搨你的屁股——你要推我出去麼？甚麼？由這作坊中推

出我去麼？這難道是你的作坊麼，甚麼？這我可要教訓教訓你哩，你只用等着罷！

非力次太太

——哪，我時時刻刻都在這裏等着哩！你只用來下手來吧！你給我是這麼個男子

漢罷，你，你儘管來吧！儘管來吧！儘管撐起膽子來吧！我特特的癩着我這一聲的咳嗽，要不然，就得把你咳嗽到柏林去了。

非力次

（作激怒攻心之暈眩狀，由地上拾起靴子一支，向壁上擲去）我把這作坊全給搗毀！可

叫關雷打進來了！這可是真有點太邪氣了！難道我整個的發了瘋麼？怎麼會攤着了這麼個老妖婆，還能過得了這份最美滿的生活麼？頭一個被他活活的骯髒死了，現在又該着我是個傻瓜，又該着我來供他的犧牲了。你只用等着罷，這可不是這麼容易的：寧可先把你由廟堂中扔了出去，（二十三）也不能叫你把我壓制着，很很的收拾我哩。我決不能叫你壓制着我，決不能叫你壓制着我，這你只用記清楚了罷。

非力次太太 哪，這你只用別先瞎操心，非力次……

非力次 我決不能！我決不能！你相信我的話罷！你壓制不了我！這你只用記清白了罷。

（作疲憊狀倒身坐下。）

非力次太太 —— 哪，你還要再拾起一支靴子來麼，唔？可不是呢：破靴子有的是。—— 你娶了我，

大概是特特的爲迷戀我的緣故吧？

非力次 這讓那天上的上帝去知道，爲甚麼緣故去罷！

非力次太太 —— 你回頭想想，就想起來了。也許是出於可憐我的心是麼？或者不是呢？—— 或

者是爲我借了出去的錢財的緣故呢？—— 哪，你瞧！我想，大概總是爲了這個緣故了吧。

—— 你能比我再多活一百歲！—— 這又是這一樣的事情：你們不明白，誰是爲的你們的好處。如良在世的時候，也并不多樣的不同。假使他當初也是一死的這個樣子，那我今天分文錢也攢不下了。—— 人家對於你們的心眼實在過於的好了。

非力次 那麼我就該去拿着根火柴，把我頭頂上的房頂給點灼燒了麼？

非力次太太 這所房子，你總得從新的修蓋，你知道了。這我已經登時說過的，但是從新的修蓋須要有錢，這是一定不能變更的。我們這幾分錢可不設作這件事情用的。——要是我們真有這麼一所正正經經的房屋在這裏……沙落斯基，他正是可以給我們再把房子修蓋了起來的，哪，那大家都可以鑽在一齊居住了。你也可以有你的——一座漂亮的鋪子了。我們可以再加進去幾百塊噠啦的本錢，簡直的監造現成我的靴鞋向外發賣。你要是還捨不了你那補破鞋的勾當，你就可以弄個伙計來替你補，並且你也要想攢個錢的時候，那你可有的是時間了。

非力次 我不知道！這超越我的智識。我想，我手中也有個錢，纔好哩……我想，我也能弄錢到手！中修蓋這座鋪子，這纔有趣哩！這我已經都這樣的籌畫到了！這樣的安排貨架子，並且一切的物件，並且這樣！我要弄一座鐘來，掛在牆上——這你可以蹲在你的錢袋上，恰恰的如同這麼個菜白魯斯一個樣。（二十四）

非力次太太 這可并不是人家這麼扔了下來了！這是我們辛辛苦苦賺了來的。

非力次 —— 眼牌上的確已經記有我的眼了。(二十五)難道還叫我去腳踏磨輪麼，甚麼？

非力次太太 咦，非力次，明天也還是一天哩。你也別拿着這些話完全的當了真！我本來也是說笑着玩哩——你過郭霸那邊去喝杯啤酒去吧！——人人都應當知足！若是你開不成鞋鋪時，那你只好仍蹲在這裏對付吧，并且你要買不到一座掛鐘時——那麼一個安樂的良心也值點甚麼。

(幕下)

第二幕

佈景

鐵匠師傅長亨利之鐵舖。小樓一所斜插村中街道之上。屋山高高聳起，山牆爲木架和磚土所龕砌而成，下有木柱支持。牆下空場一片，爲鐵匠工作之所。此處靠牆立車輪數件，犁一，鐵箍，生鐵等等事物。空場上亦置鐵砧一，并有工具杙機多件。由房屋之後面露出一板車之木架，斜入空場之中。車前部之左輪已取下，車軸亦已用起重器支起。由進工場之大門中望見爐中之火及風箱。工場之對面，村中街道之左方，有木板釘成之籬笆一，村中之街道亦卽由此作一曲彎向後而沒。板籬上有關閉之小門一，與街市相通。——是日天陰，有雲，有風。鮑克斯大夫戴寬邊軟帽，着輕薄外套，雙手舉鐵槌立砧前。艾得左手執蹄鐵，右手執較小之鐵槌，立傍邊觀望。

艾得 (作數算鮑克斯大夫槌擊之次數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再來一下二十五,再一下二十六——我的上帝,加一倍我的上帝,已經比我多一下了!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下。真可以,大夫作得好!這大概是海面上的空氣之所使然了?

鮑克斯大夫 也許是你瞧,我還沒有把這種事業完全的忘了哩,艾都啊得。(二)

艾得 咦,(三)魔鬼知道!這真使我心內不舒坦。現在我們再比一比舉重吧。我能舉起一百五十斤的重量,大夫,你總不能舉一百五十斤吧?

鮑克斯大夫 我不知道。這可以試試看。

艾得 甚麼你要舉一百五十斤的重量麼?你可得是古來斯先生了。(三)這可不是你在船上能學習的:你是當治病人的醫生同他們出去的啊,我想,可不是去給他們當扯斷鐵鏈子的人的呀!(四)——你,你瞧那裏那個小人物,他正要進非力次的房屋呢。這就是非力次太太的女婿。

鮑克斯大夫 (嚥嘴)他瞧着到好像一位宗教委員。

艾得 是的，不錯，這是宗教委員沙落斯奇——噤噤噤，（五）噤噤！老太婆可是出門去了，同着他那位哈喇啞鞋匠。（六）那今天可是不能噤啦噤啦的了。（七）因為你瞧：他來是要錢的。他又沒有錢花了，要不然，他不來的！

鮑克斯大夫 非力次夫婦們今天上柏林去了，我今天早晨在火車站上碰見了他們。這位鞋匠大概是有一點不對吧？

艾得 怎麼不對？這可是未曾在區裏存過案的。這只不過是個死不要臉的人……要說他是瘋了，那我可不知道。

鮑克斯大夫 他嘴裏那麼亂七八糟的胡說道，並且說話時，還絕不拿眼睛瞧我——他看着活像是良心不安的個樣子。良心卻是他所沒有的吧。

艾得 你你那次跌到了裏頭去，那次搜索房屋，他們不是終究搜索了的麼，這裏頭可是有鞋匠非力次。這盤湯是他給你作成功的。（舒爾尊老太太由屋山窗內引首向外高呼。）

舒爾尊老太太 艾得！

艾 得 甚麼事？

舒爾尊老太太 長亨利師傅還沒有回來麼？

艾 得 哪，完全自然的還沒有回來。（舒爾尊老太太由窗口中退去。艾得仍退至屋山下。）快着

點！大夫，拏起把槌子來同我再打一會鐵吧。要是你還這麼力壯時，那你總不致也把這
忘記了吧？

鮑克斯大夫 我在船上一發悶時，就打鐵，簡直的打得魔鬼活趯亂跳。那我可是真有最好的機
會。

艾 得 當大夫，當鐵匠，并且還當……你總不能也當過製造香腸的人吧？

鮑克斯大夫 我可是真也製造過香腸。

艾 得 但是這一定是沒人去吃的？

鮑克斯大夫 這我可無論誰也不去勸他們吃哩，艾都啊得。因為那裏邊大多半都是砒石。我們
實在沒有法子對付那些老鼠了，所以纔這麼來一子的。

艾得 布耳！(八) 這樣的「撒拉米」我可不吃。(九) 哪，大夫，快着點，下手罷。師傅回來了，要叫他瞧着像是兩個人作的活，纔好哩，要不然，這一個勁的問起來，可沒有個頭了。

鮑克斯大夫 你的師傅這麼早出去，到那裏去了？

艾得 這纔是件秘密哩，你瞧！這件事情屋頂上的家雀都嘯着說。——大夫，你把這個車輪子給我弄過來。——這你可以立功勞的——這麼真真正正的爲普路士國立功勞！因爲這個板車是那位管森林的區長的——這大概與你不致有甚麼害處吧？

鮑克斯大夫 可是不能！我還得更要使他們大家都歡迎我，纔好哩。(以手徐徐轉動車輪，但車輪由其手中滑脫，向後滾去。)

艾得 這可不是這麼容易與你成功的！這魔鬼知道，他們不是有忘性的。(將車輪截獲)住了，不要叫歷史向後轉：世界的歷史應當向前轉，如同車輪子一個樣，大夫！所以我還要從後面抵着他點哩。

鮑克斯大夫 你只用仔細了你的指頭吧！(將一皮裙束於腰間)你的師傅還得些時在外面麼？

艾 得 (撮嘴呼哨) 這可是得完全的瞧情形怎樣了。

鮑克斯大夫 爲甚麼你這麼呼哨得有意思呢?

艾 得 我的十一個姊妹都懂音樂，你相信我的話吧，只我一個人當了鐵匠。(二人動手整理車輪片响，然後艾得續白) 這可不是一幕惡劣的趣劇，你這你可以去登廣告的，大夫。這你還可以拿這賺點錢哩。這纔是正經爲小孩子們聽的件故事哩，真奇妙！你是這麼長久不在家鄉的了，所以你不很明白家鄉裏的事情。我現在可以向你述說一件事情，大夫，是這裏大天白日裏作的件事情。——你認識那位好鸞啼奈麼？

鮑克斯大夫 很可惜！我不認識。

艾 得 甚麼？你還能算是本地的人麼？你不認識這位寶貝姑娘麼？那你可是有點邪氣了。

鮑克斯大夫 啊，是啦，鸞啼奈！窩爾夫太太的女兒。因爲他我還很很的挨過一頓打哩。

艾 得 那你可以該兩點鐘以前在這裏瞧瞧了。先是這位大姑娘從這裏裊裊娜娜的走了過去。不對！先是他媽和他爸爸出去的……還沒有完全到七點鐘，他們就竄入味爽中去了！

這然後纔是鸞啼，奈到了八點鐘出來的。轉過身來，鎖上了門，這就過來過去遊逛起來了，并且等一會，走一會，飛一會眼，末後纔從這裏搖搖曳曳的走了過去。我的師傅，噲！小寶貝，你到那裏去？——又過了一會，憲兵舒爾尊來了，并且尾隨在那位小寶貝的身後。——這可就輪到我的師傅了；皮裙解了下來，嗒呀，你瞧，他同一支鹿樣也追了上去：這就是這麼件事情。這你來得早一步，就可以瞧得見的，別的可就瞧不見了。那不是我的師傅已經回來了。（登時開始奮力工作，且佯作似是甫行觀見欣然忽歸來之鐵匠師傅長亨利者。）最後好，你可回來了，師傅！這個追問勁，簡直的沒有個間斷了。你碰見了他麼，師傅？

長亨利（作簡捷之拒絕狀）碰見了甚麼？

艾得我是說的拉散座的馬車啊。

長亨利你這張壞嘴！我是出去辦事去了。——那誰可以給我一塊噠啦，要是這裏這位不是鮑

克斯大夫！你好麼？你怎麼樣？你作甚麼呢？船又泊了碼頭了麼？你這一蹶出門足足的殼

三年了吧？哪，不錯。這就是……光陰就是這麼樣過去的。

鮑克斯大夫 我要向這裏居住，長亨利。這是說，我有這個意思，若是能行。這我可也要到家鄉裏來，嘗試嘗試我的幸運了。

長亨利 家鄉裏總是頂好的，不會錯的！這裏固然有這麼一位，一位大夫，大夫先生！我門有位大夫，但是他卻是不中用的：有人說他曾經挨過這麼個耳摑，或這類的事情。因此他就悶鬱起來了。這可不是爲病人的事情！這上頭可不能治好病人。要是有人有病，我一定叫他們到你那裏去的，大夫。

鮑克斯大夫 頭十二個遭牙我白給你拔了，不問你要錢。你只用喜歡吧，若是你用不着我。

長亨利 說的是啊……不錯呀……我的女人是有病的呀。（舒爾尊老太太忽忽由房內走出）

舒爾尊老太太 這可好了，你回來了，師傅。你聽見了沒有？這個哭泣勁總是不會止的。

長亨利 大夫，這我可得問你件事情了：你不知道，有甚麼治妬疑的病的藥麼？你瞧，我得了這麼個小孩子。這也是我喜歡的，要不然，我就得扯謊了。爲甚麼呢？我也是要當個正經人，

不肯說謊的呀。這個女人可是有病了。他起不了牀了，但是我卻離不得他的牀緣。要是我一出去，他就喊叫，他就罵我，他就抱怨我。我屢屢的實在不知道得怎麼樣好。

舒爾尊老太太 唉，師傅，你快先到上邊去瞧瞧吧。

艾得 你先喘口氣，再進去，師傅！

長亨利 唉，甚麼呀！還再甚麼！我這就立即弄妥當去。

（將帽與短外衣脫下，穿上便鞋，急速走向屋內去。）

艾得 這你可說點甚麼？

鮑克斯大夫 你的師傅真是個活迸亂跳的快樂人物。比着從前還要活樂哩。能重逢一個人這麼樣快樂，真是不錯！

艾得 只不過是我問鸞啼奈時：那我可是一如大家這麼說的一樣，把他的皮帽子給撞吊了。

（十）

舒爾尊老太太 （作潛伺狀向艾得發問）師傅這麼早出去，到那裏去了？

艾得 到里墩北去赴蠹蛾會去了，舒爾尊老太太。

舒爾尊老太太 他的女人完全被他錯待了，大夫先生。我可不來干涉他們倆個人的事情。他的女人被他這樣的對待了，我可以告訴你說，這真不是一種正當的對待法。我甚至曾向馬佑克說過，師傅太太可要在這上頭喪命的。

鮑克斯大夫 馬佑克大夫是很能幹的呀！我知道他是個好大夫。

舒爾尊老太太 （折入）不對，可不對！他那裏不能幹！噉這可對了，他能幹。你瞧，他連藥方子都不開……

鮑克斯大夫 哪，這能有甚麼給人家省錢，還不好。

舒爾尊老太太 但是這可不是人家樂意的。藥是必須的。要不然，大夫們怎能幫助我們哪。

鮑克斯大夫 師傅太太可是自來都不康健的。多年以前，他在我們家中縫衣服時，已經就這麼不康健……

舒爾尊老太太 是這樣的！身體都有點不結實不錯的。——是這樣的女人們都是這樣的，大夫

先生！他從前曾當過裁縫……自己手中攢了點錢……可是他拿着他的錢買進甚麼來了？——買了個好看的小伙子，買了一身的病症和滿心的焦悶，并且白天黑夜的不得安寧。（長亨利復走來）

長亨利（向舒爾尊老太太身上很力擊一下）走罷，舒爾尊！快到上邊去罷！事事都弄妥當了！沒話說了我明天把他送到醫院中去。

舒爾尊老太太 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長亨利（將一大水壺舉至唇邊）這我可不能更改。這是一如這是。（由壺內吸飲一異常之大口。將壺放下時，向艾得白）艾得把鴨子給我趕走！

艾得（作似嚇逐羣鴨狀，以皮裙作聲，且以木履相敲擊）嗚嗚嗚！貓來了，貓來了！（舒爾尊老太太連連搖頭，向屋內走去）

長亨利 這簡直是純粹的吞火的東西！（十一）只用從這麼一塊紅鐵上趟下來一塊，那麼就一二三，吸流的一聲吞了下去了。那可就有了非志願的烤鴨肉了。（十二）可是我的女人

卻不喜歡吃。陸豪由左面板籬上引首向外觀望。

長亨利 蘭刺北的後面又失了一場大火。一大塊地皮燒成了灰燼！

陸豪 你沒有看見古斯達麼？

長亨利 早安，老綠苔鯉魚！我沒有看見古斯達。他大概又是竄了吧？

陸豪 我叫他到非力次那邊去了。

長亨利 非力次們可是今天都到柏林去了啊。

陸豪 我不知道，空氣中怎麼聞着這樣的糊臭味呢……嗷（作歪顏之呼痛狀，以手抓腿）鸞

啼奈沒有在家麼？

長亨利 他到審判廳裏過堂去了。他這份養活費老是這麼困難。那個可惡的楞頭青總是不肯出錢。

陸豪（高呼）古斯達！（作傾聽狀，然後復轉身緩步向小門前走去，時大風從後驅其向前，且吹其頭髮飛舞）古斯達！

長亨利 不錯，不錯，這纔是大風哩。（陸豪退去）艾得！

艾得 師傅！

長亨利 這可正正經經的下手罷！（作興奮狀，向手內碎唾沫，勢將開始憤力工作。）哪，大夫，你到過些甚麼地方？你也到過中國人的地方麼？這等着你有了間空，可得都給我們正正經經的傾了出來的。

鮑克斯大夫 不錯，我甚麼地方都到過了。

長亨利 你沒有見過海蛇麼？

鮑克斯大夫 是的，長亨利，在南海的海底下有這種東西。

長亨利 都說他們吃酸黃瓜，是真的麼？

鮑克斯大夫 每天得好幾百「管克」吃！（十三）

長亨利 （大笑）也好。若是你再見了他們，大夫，就請你好好的替我問候他們一聲。

鮑克斯大夫 我這一輩子大概很不容易再到那裏去了吧。

長亨利 那麼你已經嘗飽了海水的風味了麼？你瞧：這你可達到我的見解的境地了，大夫，我是連窩都沒有挪過的！那你的老母親可要喜歡哩！他的身體很康健。我時常略少的關照了他，時常去探望了他。

鮑克斯大夫 這你可是真費心，長亨利。

長亨利 噢，這說的那裏的話！我可不是爲這個緣故纔說這話的。再者，不要等著我忘記了，大夫！你老太太那裏還欠我點賬哩：就是這麼絲綢針線等零碎物件的賬，也有我女人裁剩下來材料。這些東西，我都是登時把他們拿出去買掉了的。

鮑克斯大夫（舉手作拒絕狀）哪，馬上就來！這事總要歸結清白的。

長亨利 艾得！

艾得 師傅！

長亨利 快給我動手罷。（將一重槌拿至手中）要是我手中撈摸不着點甚麼活作那我簡直的就急得要從肉皮子裏面跳了出來的！——（艾得以鐵鉗持赤鐵一塊，送來置之砧上）

——哪，這可開始罷，大夫很很的打罷！奮力的打罷！（與鮑克斯大夫遞相揮槌向赤鐵上槌擊）哪，你可瞧啊。下槌總要一下一下的均勻，大夫！大夫！這可是真同酸酪漿一樣的酸楚哩。（二人住手，艾得復將赤鐵送入爐火中燒煉。長亨利復將水壺舉至唇邊。）這簡直是給貓的！（作吸飲狀）

艾得 作這樣的活，真令人口渴。（長亨利將壺放下）

長亨利 但是你相信我的話吧，大夫：這可是真好！

鮑克斯大夫 甚麼是真好呢，長亨利師傅？

長亨利 是啊，老天爺爺！我不知道！我也并不知道。但是我逢見連長舒爾尊時……我，可是喜歡得簡直的成了個狗狐鬼的樣子。（十四）

艾得 現在到郭霸那邊去，再弄這麼盃啤酒來喝，到我這麼恰恰受得住的。

長亨利 去，取三「鯁」啤酒來！（十五）鮑克斯先生出錢——（艾得向裙中將手拭淨下）——那麼你是要在這裏居住的了！這可不是個惡劣的念頭。只是……在這裏居住，可得要奸

猜點哩，要是叫我給你出個主意，大夫：你千萬可別白白的出入他們的門戶。

鮑克斯大夫 那麼他們能叫我安穩了麼？

長亨利 咳，陳腐的事情！這可是有點過時了。現在可不能這麼容易收拾一個人了，如同當初在

例外規定權威之下的時候。（十六）

鮑克斯大夫 無論如何我總要試一試哩……對於政治我可是冷靜了。但是倘若他們仍要再向我玩手段，弄陰謀，那我就簡簡單單走我的道。我再到海面上去，或者去應募到……

長亨利 水上可是沒有橋樑的！

鮑克斯大夫（續言）……那我就去應募，到巴西國去，就去同俄國的猶太人合伙去。

長亨利 這能有點甚麼進項麼？

鮑克斯大夫 或者能進點黃熱的病症。

長亨利 咳，還有甚麼麼，大夫？只是這，我可不幹。

鮑克斯大夫 那我可相信。

長亨利 我去爲傍人出苦力咳嗽那裏的話上帝保佑長亨利可不作這種事情爲甚麼呢總沒有個人肯來給我點甚麼吧。這人類們，這簡直的是些奸朋滑友，這我可是在這幾年間經驗過來的了。

鮑克斯大夫 你這個外教人！你不是個基督教徒！

長亨利 這個樣子，你在我們這裏不能有進益！我是同他們大家一樣的個基督教徒！就是在這裏新建的教堂中坐着的那些教徒們……他們現在在這裏修蓋了這座教堂——那上帝可要寬赦了這一切的基督教徒們的罪惡哩。

鮑克斯大夫（噤嘴）哪不錯，這不過是你這樣口裏說說罷了，長亨利。我們總不可以去當法里賽俄人哪。（十七）你說這話，基督教徒的恕德在那裏呢，小朋友？

長亨利 這我都不曉得。我也是一個罪人，爲甚麼不是呢？但是譬如說這裏這位達爾苛的爲人：那可叫鬼去寬恕他去罷。他怎樣的對待他的兒子石凍臘月裏他把他給趕了出去，還是在夜間。然後把他給綁了起來，打得渾身上下青一塊紫一塊的。然後他就把這個孩

子交給了一個屠戶，叫他去趕羊去。可是這塊腐肉，這個壞蛋，反道自己戴着光光亮亮的手套擺闊，并且後來老是這樣的苦惱，這樣的虐待了這個小可憐蟲，這樣長久，一直的等到他跳入湖中去了，只不過是老這麼很很的搖搖腦袋，就跳了下去，就完了小命了。

鮑克斯大夫 你有甚麼可反對達爾苛的地方呢，長亨利？他道是很曉得作他的事情的啊。

長亨利 不錯，專會作騙取女子等類的事情。後來再抓起啤酒壺的蓋來，打人家的耳摑，還要再

罵上人家一句：滾你的罷，下賤的東西。人家忽然的就下賤起來了！可是就是他把人家弄到了這步田地的——他同魏漢老是好朋友，在國民會議中同個豬樣大聲吼叫着說：現在用不着道德了……現在有法律管束……并且怎樣怎樣，并且甚麼甚麼……

要是你到了教堂中，你瞧：這塊腐肉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裏翻眼朝天仰視——（聞遠處有鐘鳴聲。）（十八）——你聽：小雀叫喚哩。（十九）——這我老是叫作小雀，大夫。我

老是說：小雀叫喚，就是說打鐘哩。——哪，我說小雀叫喚，沒有說對麼？自從魏漢卸鼻中

帶這麼個小雀以來，這個鐘纔開始響。要是這個鐘不響起來，咳，那他也得不到小雀了。
(艾得作嘻笑狀，手執三「鰓」啤酒走來。)

艾得 師傅！師傅！小雀叫喚哩。

長亨利 哪，你瞧，他也說不出別的來了。(三「鰓」啤酒，三人各分執一「鰓」互相祝飲。)請歡迎你在祖國！(各舉盃至唇邊痛飲一氣，復將盃放下。)這是今天早晨的個嘉美夜晚。我到喜歡瞧瞧，夜晚在白晝哩。

鮑克斯大夫 現在我可要說上幾句褻瀆的話了，師傅。我可是絕對的不反對修蓋教堂的。

長亨利 我也不反對。人們可以有點活作！我這次固然是一點活也沒有弄到手的，並且是有這麼點熱鬧，像這麼個費德利濟牧師和這麼個帶着花花綠綠的窗戶和祭臺上的臺布等等玩意，到是沒有甚麼害處：熱鬧是應當有的。

鮑克斯大夫 人們也是要有他們的愉快的，並且我還向我自己說，長亨利師傅：一種高尚的原則也是應當表現的。

我受這樣的罪，那我寧可拿槍把我自己打死。

艾得 老天爺爺加一倍，又是這麼一場大風！大夫，小心別叫他把你的腦袋給颳跑了。

（一帽爲風所吹，飛越街市。沙落斯基科頭，手執紙捲，從後追逐。）

艾得 嘻嘻，嘻嘻，拼命的追呀！奧古斯德，你也叫人家瞧瞧，你是有腿的！

鮑克斯大夫 頂蓋跑了，他可不幹了！

沙落斯基 （已將地上之帽追獲，作厭煩狀轉身向鮑克斯大夫）你先頭說了一句甚麼這麼恰

切的話？

鮑克斯大夫 我先頭說你是個一等的快腿。

沙落斯基 鄙人沙落斯基！

鮑克斯大夫 鄙人鮑克斯！

沙落斯基 歡迎，歡迎。——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知道甚麼是個「默克」麼？（二十一）

鮑克斯大夫 不知道。

沙落斯奇 不知道？也不知道。那麼請你再告訴我……甚麼是個「少德」？（二十二）這你總該知道了吧！

長亨利 這裏大概是又有事了吧？這裏有甚麼事呢？咳，孩子們，老是歡歡喜喜的呀！午安，沙落斯奇先生，你好麼，你怎樣？你要來拜望你的岳母麼？

沙落斯奇 我到這裏來辦點公事——那麼未忘之前，我還要說句話哩：就是請你加點小心吧。

鮑克斯大夫 這位漂亮的先生是誰，長亨利師傅？

艾 得 這是窩爾夫太太的女婿！

沙落斯奇 同你我沒有話再說。

艾 得 這更好了。

沙落斯奇 同你沒有話說！——（復轉臉向鮑克斯大夫）若是你不知道我是誰，那子爵先生封

魏漢，學校教會總監督，伯爵小姐碧色奇和伯爵夫人斯達赫都可以告訴你的。

鮑克斯大夫 叫我去問這一些人們麼？

沙落斯奇 你作此事吧！你該當作此事你只用作去吧！免得你將來不放心——你睜開眼瞧瞧！
你的這些人物們罷！

長亨利 甚麼東西跑到你的肝臟裏去，觸動了你的肝氣，叫你今天這麼不高興？

沙落斯奇 (轉臉向鮑克斯大夫，鮑克斯方作愉快狀，張口大笑，以目遞相注視長亨利及艾得)

請你小心點罷！這同我們吃不好櫻桃。(二十三)我們不可讓他們同我們開玩笑，是的，并且你所從屬的這種族……

長亨利 住了，沙落斯奇先生，這可穀了！不是麼！這可穀了，沙落斯奇先生，你瞧，你給我走着點吧！

沙落斯奇 你知道，我從這裏一直的到那裏去麼？

長亨利 你一直的到可愛的上帝那裏去吧！你愛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吧，沙落斯奇，你只不要

阻撓我們的工作——我們這裏沒有工夫可喪失——艾得，你把車轅給上上！

(沙落斯奇忿然下)

艾得 你走啦！

鮑克斯大夫 這就是沙落斯奇先生麼？這就是人人所羨慕的教會之光麼？這纔是個刻毒的小人哩。

長亨利 是的，這可對啦，他是刻毒的。這個人你從前不認識麼，鮑克斯大夫？哪，這你可也見過他！了一支小的，奸詐的，尖刻的狗。你只用留心瞧瞧他那份神氣吧，大夫，要是他同熱心宗教的人們在一齊會聚。他把他那兩支狗耳朵垂了下來，簡直的叫他的母親瞧見，也不認識他：『我至多還在世十四天，然後就要到天國耶穌那裏去了。』是的，圓片子嘴！他可是完全另到一個地方去的。到天國去，還統得有長腿哩。連作夢，他都想不到要到天國去。可是他這時卻暗自從低下向上偷瞧，只要有點向外垂露的東西，那怕是點極輕薄的便宜，他也要設法把他弄到手中的。

艾 得 哪，師傅，這你可要小心點甚麼吧！這座新房屋上頭你不用打算弄點活來作了。

長亨利 我知道。隨他的便去吧。這是一如這是這樣的事情，我可不能閉口無言，這我一輩子也學不會。

鮑克斯大夫 這類的人你們這裏現在很多麼

長亨利 可以的。足殼一冬用的了。

(陸豪已由板籬之小門內走出，迎風而立，且以手加目上向四下觀望。)

陸豪 耶穌，瑪麗雅，和若瑟師傅，今天又是這麼個極高度了！非力次們到底甚麼時候纔能回來呢？

長亨利 這他們今天可早回來不了。他們是出去要買座掛鐘的。你今天怎麼這樣的着起急了？

陸豪 甚麼？非力次買一座掛鐘？我想，這可是要了他的命了。(大呼)古斯達！

長亨利 他還沒有回來哩？他大概又是去等着聽鐘聲去了吧。他老是在那裏直凌着耳朵靜聽。

陸豪 這今天又都是這麼七差八錯的。非力次們把他叫了過去。我不知道，爲……後來說是他們要蘿蔔種哩，可是他們反到經直的到城裏去了。(作搖頭狀下。)

艾 得 從夜裏四點起，他們就來回的動起來了。拿着個遮眼燈上來下去的亂照。他們今天簡直的一夜沒有睡覺。

長亨利 哪，非力次買一座掛鐘！這他可得不吃，不睡，不喝哩。

陸 豪 （在板籬後高呼）古斯達！

鮑克斯大夫 那不是那個傻小子跑了過來了！

長亨利 對了。陸豪古斯達來了。

（古斯達作極張惶狀，狂跳而至，且回身以手亂向其所從來之方向指示。）

艾 得 這大概是一種軍舞吧。這可是有點完全的像吃人肉國的人的個樣子了！我想，這塊腐肉還吃人肉哩。

長亨利 快去找你的父親去罷。

艾 得 你還不去麼！

長亨利 把蘿蔔種拿出來！

古斯達 (仍指手畫脚且將空拳加嘴上作嘟嘟然吹警號之聲——傻笑——)

艾得 那麼那裏又失火了，你這份火藥腦袋？

長亨利 艾得，你把他給我逮着。

艾得 是啦！(欲潛至古斯達身邊，爲古斯達所覺，遂作吹警號聲嘟嘟然抽身退回，且復嘟嘟然奔去，惟於奔去時，由其身邊遺落火柴一盒於地上) 哪叻！

長亨利 這是甚麼？

艾得 這我可以用一根的。

長亨利 甚麼？

艾得 瑞典火柴滿滿的一盒哩。

(舒爾尊老太太由樓梯上飛奔而下。)

舒爾尊老太太 師傅？

長亨利 甚麼事！

舒爾尊老太太 師傅！

長亨利 是啊！

舒爾尊老太太 ……失……失……失……在……

長亨利 在我的女人那裏？

舒爾尊老太太 不是的，在非力次那裏。

長亨利 在那裏？

舒爾尊老太太 在非力次那裏……

長亨利 怎麼不是在我的女人那裏？我的上帝再加一倍，舒爾尊！（以兩手執舒爾尊老太太來

回搖動。）你倒是快說了出來罷。這是一如這是，我只好聽之而已。我這裏防備着他的

死活哩！

舒爾尊老太太 水龍！

長亨利 ——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你大概是瘋了吧。

舒爾尊老太太 不是的失火了！

長亨利 那你只用去吹去罷，舒爾尊——那裏失火了呢？

舒爾尊老太太 非力次那裏！

長亨利 天哪，六十個了不得！——（手內所執之鏗釘等物遺落地上。）

艾得 那裏失火？

舒爾尊老太太 非力次家中屋後的窗洞中向外冒火！

鮑克斯大夫 （已走至前面）好兇啊，好大的烟氣啊！你到這裏來，這裏可以瞧得清楚的，師傅。

艾得 （亦向失火之方向凝視，且故作一種似恍然覺悟者之面容，既而復作穆然深思狀）這
撇嘴可不行了，這得吹哨。

長亨利 艾得！快到賽伯來那裏去！快跑把馬拉來去去把水龍拿出來！這已經灼到屋山上頭來了！
了！（奔至鐵舖之內部，將圍裙忽脫下，戴上消防隊之兜盔，束上腰帶以及其他等等
結束）

舒爾尊老太太 沒有一個人在家裏，全能的上帝！

鮑克斯大夫 這到是這件事情上頭的好處。

（聞遠處吹失火之警號聲。）

舒爾尊老太太 你聽，大夫先生他們已經吹起號來了。

長亨利 （復走來，身着消防隊長制服）你走出噴吐的界線去，舒爾尊！你最好是到那上頭去瞧去。這裏可沒有甚麼可作的同着這條肛門唧水的筒子。你只用到上頭我的女人那裏去罷。住了！水龍房屋的鑰匙。魔鬼，加一倍。

（舒爾尊老太太向屋內走下。陸豪由板籬內將頭伸出。）

陸 豪 師傅，這空氣中怎麼這樣大的糊臭味啊。

長亨利 這可要很很的糊臭哩！非力次那裏失火了！

陸 豪 甚麼魔鬼！這我還一點都不知道哩。

長亨利 哪，好乖乖，所以你纔是位連長哩。（奔下。）

(一十四歲之童子疾步奔來)

童子 (向鮑克斯大夫) 師傅，水龍房屋內的鑰匙！他們弄不出水龍來，師傅！

鮑克斯大夫 我不是師傅，你別這麼急呀！

童子 叫你趕快到水龍那裏去。

鮑克斯大夫 你這個小孩子，我不是已經向你說了的麼。

童子 失火了！

鮑克斯大夫 這我知道。師傅已經去了。他現在早就到下邊水龍那裏了。

童子 失火了，你趕快到水龍那裏去罷！(轉身跑走)

(陸豪偕兩小女孩走至板籬之門中，兩女孩執陸豪之鶉衣)

陸豪 這我可習慣了。這樣的事情可不能令我驚慌。彌彩！
羅德！快來瞧點熱鬧來。——我會見

過幾百次的火災了。

鮑克斯大夫 (將圍裙脫去) 這纔愁苦哩爲這些人們。

陸豪 世界上都是愁苦的事情。這只不過是從那一方面去觀察的個問題！一樣的事情，你瞧，也能是一件樂事的。我譬如說，培養波羅，那麼你瞧，我那座溫室所占的地點……正同非力次房屋的後牆相接連：這一下子我可以三天不用弄我的溫室內的火了，你瞧。

（一年齡較長之女子，亦由板籬之門內走來，與其他女子相貼依。舒爾尊老太太由屋山窗內屈身向外觀望。）

舒爾尊老太太（轉臉向屋內發言）師傅太太，你可以放心吧，風是完全從他一方面颳了過來的。（由窗內退去）

陸豪 你瞧見那位火妖婆了麼？他老是知道風從那一方面颳過來——我是退隱了的，是的。只不過老是這麼個胡亂尋嗅的血鯉獵犬……那可不是我要當的。（二十四）我現在不會七嘴八舌的亂去過問人家的事情了。但是這一位，這纔是一個長舌婦哩。（一救火夫，作極慌張狀，口吹警號由陸豪眼前走過）千萬別這麼猛啊，奧古斯德，忍着點吧！要不然……仔細你的褲子崩開了。

救火夫（怒叱）住了你的嘴罷，武良（二十五）鑽在你那鼯鼠的洞中去罷（復吹號下）。

（二第四及一第五之女孩，一九歲，一十歲，走出與老人相結合。）

鮑克斯大夫（大笑）這可是一個頗不懶懈的人！

陸豪 小如斯德，小蓮，把手遞給我——這不過是個冒失鬼，你瞧，他不知道世界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簡直吹的是耶律奧的警號（二十六）你瞧，或者是末日裁判的警號（二十七）

（三女孩，一十一，一十二，及一十三歲者，亦由板籬之小門內走出，加入陸豪等人之羣隊中）

鮑克斯大夫 我不知道，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陸豪先生？

陸豪 也許是窩爾夫太太在家中燒蠹蟲哩！好也許是有旁的原因。但是要是窩爾夫太太要想向手中撈摸點甚麼，那可是要根本的一掃平哩！

鮑克斯大夫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陸豪 我這話就是這麼個意思！（率衆女孩下）

（幕下）

第三幕

佈景

警察區長封魏漢之辦公室。粉白宏闊之平地室間。左方牆內爲入門。右方牆下長公事桌一，上置書簿文件等類事物；桌後爲區長之坐椅。中間窗下爲書記之桌椅。一輦木立櫺置右方之前部。盛公文函件之架格數座，排列左方牆下。後幕牆內小門一。坐椅數把。

警署書記格拉賽拿普坐書記桌案前。警察區長之坐椅尙空虛。——鮑克斯大夫，長亨利身穿着消防隊長制服，艾得及救火夫三人，立區長公事桌前，作頗形熱烈之聚談狀等候區長。衆人皆面容赤赭，渾身塵垢，且衣服潮濕，而爲黑煙所薰染。舒爾尊老太太面容慘白，坐一椅上，亦等候區長。其形狀極沈默，且頻頻取下其裹頭之布，撫整其蒼白之髮，然後復從新將其束上。——此幕中所演之事實與第二幕中所演者同爲一日，惟較前者約遲五點鐘之久。

衆人之聚談聲陡然截止。

封魏漢 (作極大之勤奮職務狀走入。其左手手指置左眼上，似係該眼作痛疼者，趨至區長公

事桌之後面落坐，復作感疹狀力合左眼，開始白) 哪，這件可惡的事情怎麼樣了？

長亨利 (顯然爲操作，燒酒，及啤酒所奮激) 我可以報告一下子的，子爵先生，這統統的都給燒場下來了。

封魏漢 (言時，將身邊攜來之一物擲之眼前桌上。此物爲一六寸之照片，而安置於一天然鹿蹄所製成之像框中者) 因爲你們統統都是些睡鬼的緣故，完全惡劣的睡鬼，統統的都是，這裏純是這麼天生的一班子睡鬼。離柏林還不到三邁地遠，可道都沒有了氣息了。

艾得 (半低聲向鮑克斯大夫) 氣息到是總殼十足的成色了吧。

長亨利 子爵先生……

封魏漢 已經好啦！我已經知道啦。

(取出手巾，拭去額上汗珠，且以之磨擦左眼。)

長亨利 子爵先生，容我辯白一句……我們實在是切切實實的盡了我們的義務的。我們都拉着水龍到跟前了……

封魏漢 你們置買一條更好的水龍罷。

長亨利 子爵先生，要是沒有水呢。

封魏漢 啤酒卻是有的！

長亨利

艾 得 這救火的事情可是令人口渴。

封魏漢 這似乎是實際上誠然如是的。——格拉賽拿普，請你給我瞧瞧來，我眼中落了點東西

進去。（格拉賽拿普自坐椅上跳起，查看魏漢之左眼。）我正向舒爾尊老太太問話的時候，屋的北山牆倒塌了下來。大概總是一個火星或這類的東西落到了眼裏去了。——我稍帶着問一句，舒爾尊老太太未曾到這裏來麼？

舒爾尊老太太 我在這裏呢。

格拉賽拿普 是的，子爵先生。

(魏漢搖手，令格拉賽拿普停止。格拉賽拿普抽身退後，仍向原處落坐。)

封魏漢 那麼向前進行吧！有這麼句話落到了我的耳內……是舒爾尊老太太向我說的，說是在你的工廠前面，長亨利師傅，曾出了一件事情——那麼你是看見了這個野小子的，直接在這場火未灼起來之前，並且他是曾有一盒火柴的。這盒火柴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請你表白一表白。

長亨利 他曾有一盒火柴。不錯的！

封魏漢 並且這盒火柴他曾遺落到地上去了。

艾得 並且我把他給拾了起來了。不錯的。

封魏漢 你麼？

艾得 是的。我把他拾了起來了。這裏就是這盒火柴。可是裏頭的火柴已經不足數了，我吸煙已經用去許多根了。(將一火柴盒置之公事桌上。)

封魏漢 (爲艾得之舉動所厭惡，將火柴盒拿起，以銳利之眼光注視艾得) 你大概總是很很的

幫了一回子忙吧，甚麼？

艾 得 可是很哩！要不然，可是沒有趣味。

封魏漢 我說的是特別在喝啤酒的事上？

艾 得 這也是我一開頭就猜對了的。是的。

封魏漢 你大概是很愛鬪笑吧？

艾 得 老是歡天喜地的，區長先生！

封魏漢 這可使我完全非常的喜歡哩。——請你告訴我說，你是鮑克斯大夫麼？

鮑克斯大夫 很對。鮑克斯大夫。

封魏漢 這就是你麼？是我幾乎認不出你來了。你的母親還在這裏開着個小雜貨舖哩……

你的父親是商販——

鮑克斯大夫 (故意誤會) 是的，我的父親是後備軍人，並且在紀元後一千八百七十年曾獲得

鐵十字的獎典。

封魏漢 是，是！是自然的！我可是知道的。——你的母親前些時會跑到我這裏來，拿着許多石頭塊子。廚房的窗戶給打碎了，我想，是爲的這麼件事情的。是些狂氣的小伙子們給打碎的！我自然是曾經查究了。我聽說，你是要在這裏居住的麼？——此地到是已經有一位很好的醫生了！——是從前的一位軍醫！非常的能幹的。

鮑克斯大夫 這我可絕不懷疑。

封魏漢 是的，直接的說了吧，現在的時代……這裏是否是你行醫的地方啊？

鮑克斯大夫 這我可以安然靜待的。

封魏漢 自然的！我們也要靜待哩。那麼請你繼續報告一下子。——你會看見了甚麼事情，鮑克斯大夫？

鮑克斯大夫 是的，這火柴的事情到是看見了的。

封魏漢 這噹噹吹號的情形和這火柴的事情麼？

鮑克斯大夫 實在的！

封魏漢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正在甚麼地方呢？

鮑克斯大夫 我正在長亨利鐵廠的前面站立。

封魏漢 你在那裏有甚麼特別的事情作麼？——你不用不耐煩。這暫且固然是與我無甚相干

的。況且你向工人們表同情的傾向，又是我們自從前以來都所熟知的。——那麼這小子是已經確定的了。我想是連長查黑去逮捕他的。總之，他現在已經追尋起他來了。在

閩村中也曾有人看見了他。你去叫一聲撒豆瓦去！（格拉賽拿普由後幕之門中下。）

鮑克斯大夫 我現在可以告退了吧，區長先生？

封魏漢 非常的抱歉。你再候一候吧。（向舒爾尊老太太）舒爾尊老太太！你的姪子今天鑽那裏

去了？我一整天也未會看見他。沒有人知道，連長舒爾尊在那裏麼？

艾 得 （半低聲）可以下張逮捕狀，逮捕他去。

封魏漢 沒有人知道連長舒爾尊在那裏麼？——有人會同非力次太太談話了麼？或者他還未

曾自柏林返回來呢——得有個人到商務參事良柏那裏去一蹓——（向甫行復走來之格拉賽拿普）沙落斯奇先生，非力次太太的門婿，在他那裏呢？他今天是在那裏展呈他的建築圖樣哩。叫誰到那裏去給他輕着點報個信，纔好哩。

艾得

（半低聲向鮑克斯及長亨利）是的，免得叫他從教堂的鐘塔上跌了下來。（長亨利及鮑克斯大夫勉強忍笑。）

封魏漢

（覺出長亨利等之形狀）難道你們覺得這有甚麼可笑的麼？——我不知道，你爲甚麼笑起來了，長亨利。若是人們正正經經的操勞工作，忽然有這件可駭的事臨頭，這件上帝的試驗，那我們只能直接的說：上帝保佑我們不受這樣的害；那我可不能笑！——那麼你是否曾有了這樣的個印像……：你是否曾覺得這個小伙子是這麼個樣子……：我的意思是指這場火災的事情！就是他似乎是有點神情不對的樣子麼？

艾得

（半低聲向鮑克斯及長亨利）完全的對，他大概總不能吧。

封魏漢

你覺得他有形跡可疑的地方麼？有麼？或者沒有呢？或者你也曾想到這火也許是他放的麼？

鮑克斯大夫 沒有因為我在此地已經人地太生疏了。這裏的情形壓迫着我呢。

封魏漢 怎樣壓迫？

鮑克斯大夫 （作顯然之極莊肅狀）我本來是出身於微小的家況。後來又在水上習慣了窄狹。那麼已經說了的！我在此地暫且還不能混亂發言，因此請區長特別原諒。

封魏漢 這裏并不是甚麼景況不景況的問題。這是實際上的一件事情。譬如說，這小子曾作了吹號的聲音。這與窄啦寬啦有甚麼關係？

鮑克斯大夫 很對。可是我實在缺乏全體的眼光。這猛一下子，真使我摸不着頭腦。我覺得出來家鄉情況的完全沈重嚴肅。自然的，并且這使我心中很感一種憂悶，子爵先生。

封魏漢 他曾作吹號的聲音，用手這麼吹？你不是也聽見了他這吹聲了麼，長亨利？

長亨利 是的！他可是真吹得有勁哩。

艾得 要是一個人吹得這麼有勁，那他可是吹得有勁，那人們可是也要聽得見的。

封魏漢（向長亨利）你也曾覺得有點甚麼別的可疑的情形麼？我說的是：直接在救火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是否曾發現了點可以指示出來別的疑竇的事物……指示大概是總能指示的吧？（長亨利作沈思狀，然後連連搖頭）那麼你未曾走入屋室的內部去麼？

長亨利 我只是向屋內撒了一眼——但是那屋頂可倒塌了下來了。差一米粒米達，（二）我沒被斃死在那裏頭。

封魏漢 這火是從外面放了起來的。這連長查黑也猜得很對。八成是從房屋的後面，從那座羊圈的棚上。這同你說的話也相合，舒爾尊老太太！你不是曾看見他悄悄的圍着這座房子潛行麼？羊圈的棚上邊會有一座窗戶，那裏頭素常有些乾草露出來。我自己還曾親眼看見過的。這座窗戶是朝着陸豪的花園的。必是這座窗戶惹起了這小子的注意。這座窗戶惹他注意，因為他天天都看見他，因此他就直由羊圈的棚上達到了纔說的這座窗戶洞。這樣的鄰居纔使人非常的歡迎哩！——誰從街上這麼大聲號叫着走了來了？

格拉賽拿普（由窗內向外觀望）是鞋匠非力次和他的女人。

封魏漢 甚麼是非力次太太這麼號叫着走了來麼？簡直的把石頭也得給哭軟了！

（非力次太太自外面已聞其高大之哽塞哭號聲至是方依扶於一差役之身上走來，身後爲其丈夫非力次，臂腕中謹謹慎慎抱新掛鐘一座。二人皆著星期日之整潔服裝。）

封魏漢 哪，上帝再加一倍，非力次太太——信仰上帝呀！信仰上帝，常常是主要的事。這件事情

總還不致於叫人死——你到那邊去拿瓶姑雅客酒去，尼格爾！尼格爾！你到我的女人那邊去拿去。總得先叫他反醒反醒，纔好——你聽我的話，非力次太太，收住你的眼淚

罷。我明白你的委屈。這實在是一種沈重的幸運上的打擊。也燒毀了你的貴重的物品了。沒有——（非力次太太哭號愈力）非力次太太！非力次太太！你聽我的話！請你且住

了哭聲，若是我向你問話！請你不要丟掉了你的明悟。你明白麼？不要丟掉了頭腦，非力次太太！你平時到是一個很明白的女人哪。哪，若是不行，那就不行！（已出去之尼格爾

此時手執一小瓶龍母酒及一小玻璃盃走來）你只用喝點這個燒酒吧——我最好

是向你問話，非力次，你只是鎮定的，這我看得出來的。這也得是一個剛強的男子哩，你明白我的話麼？無論在那一種的境遇之下，說怎樣，就怎樣。那麼，非力次，你向我答話吧！我先把這句同樣的話來問一問你：是否也燒毀了你的貴重的東西？

非力次

（於發言時，故作強抑一種周身搖動之歔歔欲泣狀，惟似僅能抑及一半者）是的。燒毀了六張藍色的鈔票。（二）

封魏漢

雷及多利亞！（三）這是真的麼？並且自然是連號數也不知道哩。孩子們，你們可是真正的太不經心了。總要預先的想想啊！這現在可是沒有用處了。非力次，你聽見了麼？預先的思想！——現在這一個也給我號叫起來了。——你明白麼？現錢應當存在銀行中。并且總而言之：這全盤的事情……不應當這麼孤孤單單的把房子撇在身後啊！尤其是不應當，若是地面上出了這樣的匪徒。

非力次

我……唉……誰能想到這樣的事情啊，區長先生！

封魏漢

你把你的鐘擱在一邊去。

封魏漢

你聽着，我要向你說點甚麼：發瘋的人應當入瘋癲院。若是你仍要這麼兇橫，那你可得預先的鑽洞去！(四)——我未曾完全明白你的意思，非力次太太。你方纔的話音中是有所指的。那麼你在這一層上頭還有甚麼可疑的人物麼？這我并不要詳細過問。但是或者你猜想，這是件，叫我怎麼說呢，是件藉政治報覆的名義來作的件惡事麼？那你可絕對的不可隱忍。我們必要把這件事情窮究到底的。

非力次太太 不，不，不，我可沒有可疑惑的人物。我寧可到街上要飯吃去，也不願意冤屈一個

人。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聯不成詩句。(五)我這話就是這樣的了。我真是不知道——統統的都封鎖好了的。我們出去了。竈臺內的火弄滅了，竈臺也冷了。哪，這是怎麼來的呢？我明白不了。我真不明白。但是你瞧，要是有個人在這裏隨便談幾句影射的話！那可要把人得罪到靈魂裏頭去哩。

封魏漢

這你可以絕對的不要去管他的。若是這樣，那我們統統的都得到了甚麼地步呢？近來誰到教堂裏去，他就把全世界弄到脖子上頭來了。(六)你只用常常的依靠我吧。(作

向字紙內搜索狀。)再者我這裏還救出來了點東西哩。你故去的丈夫的一張影像。至少我相信，這張像片是他。這張相片是拿鹿蹄嵌了起來的。(此時將像片搜出，遞與非力次太太哪！)

非力次太太 (伸手將像片急速由封魏漢之手中接過，且作哭泣狀舉像片至唇邊吻之。)

艾 得 (聲音頗高)沒有人恰好有塊海綿帶在身邊麼？這爲的是免得襪子上頭吸了水進去！

(七)

封魏漢 把這個小子給我記下，格拉賽拿普出去罷！登時給我出去！走你的罷。

(艾得作極可笑之手腿轉動姿勢下，匿笑聲繼起。)

封魏漢 我不得不驚怪你了，長亨利。這麼一副真真正正的絞囚面容。這麼一個兇徒！這麼一個社會黨！屢屢在街市上騷擾判罰坐監。你弄這麼個東西來管飯吃，給工錢。

長亨利 這不干我事，區長先生。我不干涉政治。

封魏漢 是麼？真的麼？這我們可得走着瞧呢。

長亨利 要是一個人精熟他的工作……

封魏漢 廢話！瞎說八道！若是一個人告訴我，他同誰來往，那我就告訴他，他是誰。

（聞門外一陣噪雜紛紛亂說亂談之聲。連長舒爾尊全身著制服走入。）

封魏漢 你今天到那裏去了，舒爾尊？

憲兵舒爾尊 （神色略形張惶，然後復毅然白）遵命！我們去把那個小伙子逮着了。

封魏漢 這麼？終究都是誰呢？

憲兵舒爾尊 我和查黑。

封魏漢 在那裏逮着的？

憲兵舒爾尊 完全在左近的地方，在教堂的旁邊。

封魏漢 甚麼？在這裏新蓋的教堂的旁邊？

格拉賽拿普 他常常坐在那裏，等着聽鐘的響聲。

封魏漢 這話你怎麼不早說呢？他是不是要逃跑？他跑走了沒有？

憲兵舒爾尊 他在溝裏頭坐着，沒有瞧見我們。查黑的馬走得離他身邊很近。我們倆個就下手把他捉着了。

（轉身退回，伸手執查黑所引入之古斯達。村民數人亦乘勢擠入屋內。）

封魏漢 嚶！那麼這就是他了。這頗使我有點難過！普路士從前的一位連長的兒子……已經有人給那位年老的陸豪透了個風聲過去了麼？誰去把他請了來，纔好哩。

舒爾尊老太太 我在個病人家中伺候病人，區長先生。要是我或者，那麼我可以走了吧……

封魏漢 請你錄供。格拉賽拿普不行，舒爾尊老太太，暫且你還得在這裏候一會兒。這件事情馬上就要了結的——那麼我們錄供吧……

（向後仰身靠椅背上，且舉頭作似欲斂神以備口授筆錄狀向頂格上觀望。）

長亨利 （低聲向鮑克斯大夫）你只用拿眼睛瞧瞧非力次太太吧，大夫甚麼他的面容不是已

經同木瓜皮一樣的黃了麼？——只要這件事情別走歪斜了，（八）我告訴你說吧——

（暗向作拒絕手勢之鮑克斯大夫指示其空拳中所攢之一物。）你要瞧瞧東西麼是麼？

這是火繩。

鮑克斯大夫（低聲）這是從那裏來的？

長亨利 這我可不知道！這可是世界上到處都能來的。這也能是由非力次的地窖中來的。是的，不錯的！難道你還不相信麼？並且倘若我要使個壞心眼，鮑克斯……

封魏漢 此地不許互相私談。

非力次太太（以手扯長亨利之衣角，並且低聲發問）你今天逢見鸞啼奈了麼？在那裏逢見的？

長亨利（作面露得色狀向舒爾尊撒一眼）在倭爾臺村的叢林前面！

封魏漢 那麼，格拉賽拿普……這真是可怕的事情啊。這是今年秋天第七次的火災了。這樣的一個社會還要稱呼自己是文明社會哩！這黨子硫黃匪徒還要說是基督教徒哩！（九）你只用在晚上的時候到月臺上去走走，總要有個地方露火光的。我有時在清明的夜色中同時會數到天邊五處的火光。這真是對於裁判官及法律的藐視！這個惡風這樣的盛行於匪徒的黨羣中，簡直的似是他們的星期遊戲一般了。——但是輕着點吧！總要

忍耐着點，諸君們。我們知道他們的脚印了！我們有了他們的踪影了！該匪徒等一旦遇到刑罰憑空臨頭，那他們可要完全的驚駭悔悟哩。誰要是曉得一點刑事的案件，他就知道，刑罰是慢慢的，穩穩當當的向前進行，並且最後必是妥妥當當的臨到兇犯的身上的。——郡長封施鐸克的話，說得頂對：這全盤的道德淪喪，全階級的變化，都是缺乏宗教的結果！受過教育的人們竟膽敢妄非爲普度事業的神聖的基礎。——但是感謝上帝，我們可是小心着他們哩！我們是所謂「時時都在戒備」的！——那麼你這小子，我告訴你說吧：是有一位上帝的！你曉得麼？天上有一位上帝，世間一切的罪惡，都瞞不了他。博愛啊！基督教的精神啊！把褲子給你拉直，狠狠的鞭笞你的後部。這我可要給你把這個放火的念頭驅除了哩！下賤的野小子！無用的東西！不錯的，鮑克斯大夫。你明白我的意思罷！你可以儘管去聳你的肩膀去，這絲毫都撓亂不了我的堅決的主見。你甚至可以抓起筆來，公然的反對，喊號，這可是殺了人了！鞭笞耳摑！基督教禮法！並且絕無感情上的迷惘，曉得了麼？我們不怕佛陀！

古斯達（爲魏漢愈言愈激昂之神情逐漸所感動，於魏漢言終時遂不復能自抑制，因發大聲模擬極類似之驢鳴聲）唵啊啊啊啊——（衆人皆作愕怪狀）

封魏漢（亦作愕怪狀）這是甚麼意思？

格拉賽拿普 我真不知道。

長亨利 這是古斯達的本領，區長先生。模仿動物的鳴聲，他是著名的！

封魏漢 這樣麼！那麼這是個甚麼動物的聲音呢？

長亨利 ——這八成是個獅子。

（衆人大笑，封魏漢聳聳肩膀，作冷笑狀，回至原座上落座。寂然片晌。既而哄堂大笑聲復繼之而起。）

封魏漢 我請你們大家安靜了！這裏不是笑的地方！我們不是給你們大家作無益的笑話的。無論甚麼人，這裏都不是給他們作笑話開心的。我們在這裏辦的是血赤的，肅森的事情。一種馬戲上頭的討趣，可不是這裏的事情！

(陸豪走入立定，作彀躑不安狀，愕然向室內環顧。)

非力次太太 (以手扯背身立於其身旁，之憲兵舒爾尊之衣角，於舒爾尊轉身時乃作極愁悲之面容向其發問) 你今天瞧見了我的女兒了麼？(憲兵舒爾尊點首示意，復將身體轉過去。)

非力次太太 (如前) 你今天早晨瞧見鸞啼奈了麼？(憲兵舒爾尊復點首，將身體轉過去。)

非力次太太 (仍如前) 你在那裏逢見了他，連長先生？

憲兵舒爾尊 (言時幾乎并不轉動嘴唇) 這是在倭爾臺村的叢林後面。

陸 豪 (向長亨利) 這裏是甚麼事情，師傅？這裏究竟爲的甚麼事？

封魏漢 (看見陸豪) 你是普路士國受恩給的退伍連長麼？

陸 豪 (未聞魏漢之發問) 同寅舒爾尊，這裏爲的是甚麼事啊？

憲兵舒爾尊 子爵先生向你問了句話。我不能向你作一種的說明，這是背反我的指令的。你就該對於你的孩子多加了一番的小心啊！這我向你宣講的次數，可也是足足的彀了的。

陸 豪 —— 我不知道，你宣講了甚麼啊！—— 這樣的個老油頭！你只用宣講去罷！
憲兵舒爾尊 我請求錄供，陸豪在職務上侮辱了我。

陸 豪 甚麼？因為你是這麼個輕頭浮腦的人麼？為這麼句話就算在職務上侮辱了你……

封魏漢 上帝的人！你知道，你是在甚麼地方麼？你大概是剛從後印度來的吧？（十一）這可給你

個迎頭霹靂。立正聽令！

陸 豪 遵命！謹報到，區長先生……

封魏漢 你真是老悖狂妄！你要使你自己不幸，我的至好的人！你已經退伍多少年了？

陸 豪 十一年了。

封魏漢 此外八成腦筋也還有點損傷了吧。總而言之，這樣的副外表！魔鬼再加一倍！一個老連長的這麼一副外表……我簡直要相信，這一下子，我可是見識到了家了。

陸 豪 我是……請區長見諒……

封魏漢 這裏無見諒的事情！你曉得我的意思麼？你簡直的一身的臭味。你把這裏的空氣都給

傳染壞了。

陸 豪 這只不過是點黃土味兒……

封魏漢 馬糞的味！

陸 豪 那麼這就是波羅上頭的味兒了……（笑聲繼之而起）

封魏漢 簡捷言之：你給我速速的離開這裏，若不然，已經說過的了……儘管走罷！走罷！走罷！你大概也瞧出來了，這裏有甚麼事情，那麼你在這裏并無可作的了——完啦！這裏是公文，連長！你逕直的把他送入初級審判廳裏去罷。（將文件數紙遞給舒爾尊，憲兵等佩劍拖地刷刷作響，愈以手堅執古斯達，且準備將其引出。陸豪此時作疑懼愈增，愈束手無策狀，愕然環顧四周。——寂然片晌。——）

鮑克斯大夫 區長先生，我覺得這個小孩子是個有疾病的人。你寬恕我，終究又來向這件事情之中插腿……

長亨利 這個小孩子的腦筋薄弱，他是完全的有瘋病的。

舒爾尊太太 不對，不對，大夫先生！咳，可不對，長亨利師傅這個小孩子知道他作的甚麼事我會
有一隻老母鷄，孵了十一個小鷄，他竟給我弄死了七個。

憲兵舒爾尊 咳，姑母，不是還有件別的事情哩，不是說，他還偷過你的個小囊的麼。

舒爾尊老太太 那個小囊，是的，連裏頭的東西都給他偷走了的。這件事情他作得可也真般精
密的了……一個無疾病的人，也不能作得比他再要鬼詭的了！

憲兵舒爾尊 那麼，姑母，不是還有條圍脖……

舒爾尊老太太 不是，不是，還有一次是支手鎗。這個孩子可是知識完全，一點也不糊塗的。我是
個上了年紀，有經驗的女人。

陸 豪 你是個甚麼？你是個甚麼？你是個老妖婆，有一張整個的臭嘴！你只用把你自己的門前
打掃乾淨了，再去在人家的身後說閒話罷。只要有個人留上了你耍的這份手藝的心，
給人家撫養嬰兒，并這類的事情，簡直的使天上的天神斷絕不了種了！（十二）那可要
露出來點馬脚哩——是的——可要叫你把聽覺，（十三）視覺都忘記了的——這是

怎麼回子事？這裏同古斯達有甚麼事？我可得知道知道，這裏究竟爲的甚麼事。

封魏漢 住了嘴！（向憲兵等發令）向右轉，開步走。

陸 豪 住下，我說，那裏呀，這可是不行。這可是律文上所沒有的。我這裏是這個小孩子的父親。他作了甚麼事？他還能作了甚麼事？古斯達！他們把甚麼罪過加在了你的身上？我會參與過什來斯維和爾斯坦的戰役。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我曾爲國家出入鎗林彈雨之中，一千八百七十年我在陣地上受傷。這是我的腿，這是我的傷痕。我曾爲普路士國王宣力……

封魏漢 你這話可是給我們談起陳套的事情來了。

陸 豪 ……依上帝爲國王和祖國！但是這裏這回子事，這我可不能容忍。我要知道知道，這裏到底是同古斯達有了甚麼事！

封魏漢 男子人！現在你可明白過來了！這我已經向你說過的。我因爲看在你爲國家的戰功上已經很寬容你的了。現在我再過分的寬容你一次，你留心聽着罷。這個小果實，你的

兒子，在此地放了火——至少也是迫切的犯了作此事的嫌疑。這你可躲開了路，不要再攔阻官吏們了吧。向前進啊，舒爾尊！

陸 豪 放了火？在此地？這在……在那裏？在那邊？在非力次那邊？古斯達？這個小孩子麼？這裏這

個小人物麼？上帝，可是不錯！這可要叫我可笑哩！這裏并沒有一個人笑麼？哪，舒爾尊，你快不要在這裏作無意識的事情了！我也曾有過明亮的釘子——午安也。（十四）

非力次太太哪，非力次，你怎樣？你這座鐘要向那裏去掛呢？

非力次太太 這你們可瞧瞧，他還要譏笑人家哩。

陸 豪 咦，可不對！我怎麼譏笑你呀？這本來已經穀不幸的了！真主上帝，再，再加一倍。無論那座

盛乾草的棚內都死貓，天上的飛鳥死了墜落到地上。在這樣的事情上頭，不，我不可不能譏笑。總而言之，好多的事情上頭我都敢伸手，現在我又來照顧這個小孩子來了，同事們都沒有一個想到來照顧他的。手指頭都給咬透了。不錯的！但是我要想同一個像你這樣的人計較時：那我寧可登時把我自己吊死，也不同你計較。

非力次太太（面容幾將蒼白，嘴唇戰顫，但神色仍兇狠奮厲）這個人怎麼憑空的說起我來了？我甚麼事情上頭侵犯了這個人？這個錯，這麼發生，我能怎樣得了他呀？我並沒有瞧見我也沒有在跟前。我也沒有說某人可疑。要是他們把這個小孩子捉了起來，那我同你是一樣的不知道的。

陸 豪 非力次氏！非力次氏！你睜起眼來瞧瞧我！

非力次太太 胡鬧！你別囉嗦我了。你叫我安靜了吧，你也別這麼粧模作樣的了，我此外的難過已經足穀我受的了。醫生纔向我說，千萬不可激動，要不然，登時就能完了的！那麼這麼一個男子漢……我們不知道得到那裏去躺着去……我們不知道，我們夜間得到那裏去睡覺去。我們得甘脆到街上躺着去，半死半壞的，并且……

陸 豪 非力次氏！非力次氏！你敢睜開眼瞧瞧我麼？

非力次太太 你別麻煩我了，你走你的吧。我可不能讓你這麼樣的對待我！我敢拿眼瞧你。爲甚麼不敢呢？我敢拿眼瞧你三天三夜，那我只不過瞧得，你是個驢子罷了。（十五）要是現

在這個罪名落到了這個小孩子身上，那麼這究竟該當頂怨誰哩？你對於這個小孩子會說過甚麼話？你說：他偷東西，他玩弄火柴，他把你的麥楷垛給你燒了，現在真弄出這麼件事來，你反道吃起驚來了！這裏這個可憐的小孩子，你把他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跑到我的地方來，周身都是青紫的腫傷，沒有一塊安全的皮肉。可是現在你忽然的又作出，好像他是從來不發瘋的個樣子來了！

（封魏漢舉手向憲兵等作一號令，憲兵等愈堅執古斯達，將其向門前引去。陸豪從旁觀見，捷步躍至古斯達面前，以雙手執其肩背，阻其前進。）

陸豪 不行！這我可不能答應，區長先生！我的古斯達不是一個罪犯！我向來是安安靜靜的過日子，這我在這裏可被裹入機器中了。這可是得先有了情節的證明哩！（向長亨利）師傅，這能是他所作的麼？（長亨利聳聳肩膀）這裏都是些奸詐鬼，這都是些……古斯達不要哭！他們絕不能怎麼樣了你……

封魏漢 把手拿開！或者……手拿開！

陸 豪 我敢發一個誓，區長先生，這裏我這個小孩子是無罪過的。

封魏漢 過去的時代。（十六）你也不過是白白的向自己身上弄麻煩。末後的一次把手拿開！

陸 豪 那麼我就把他打死在這裏，區長先生。

封魏漢 （置身其間，將陸豪及其子間開）你走罷！不許你動一動這個小孩子！你只要敢連長，你

亮出兵及來！

陸 豪 （面白如灰，手脚慌亂，撇別古斯達，奔至出門前立定）你不要把這樣的事情弄到我身

上來呀，區長先生，看在上帝及基督的情面上。這是名譽的關頭啊！名譽的關頭是這，區長先生！只不可這麼來，區長先生，千萬別這麼來！我情願出頭負責。我可以具保結。我跑出去，把保結狀送來，我送來。我立時就可以回來的，區長先生。行麼？我可以去麼？或者不能行麼？

封魏漢 廢話，你給我躲開路。

陸 豪 我知道這是誰作的事情！

（封魏漢將陸豪推至一邊，憲兵二人引古斯達下。同時陸豪爲鮑克斯大夫及長亨利所堅執扶支。陸豪作沈痛無知之頹喪暈倒狀。至是廳內復寂然。封魏漢默然走至其公案後面揩拭鼻涕，以目光遞相注射陸豪及窩爾夫太太，然後向椅上落坐。）

封魏漢 你點着燈吧，格拉賽拿普。

格拉賽拿普 （將棹上之燈點着。）

非力次太太 真是，真是，這是果然的！果然是這麼一個人！全村中的人，他都弄得可疑。

封魏漢 你！舒爾尊氏！去你的罷。（舒爾尊老太太忽忽下。）

非力次太太 我要問問，區長先生……我們還完全的不知道，今天夜間得到那裏去安歇。

封魏漢 你在那裏睡着了麼，非力次？

非力次 （自其掛鐘上揚頭驚覺）哦，不是的，子爵先生。

封魏漢 因爲你的頭老這麼低垂着，所以我纔這麼想。

非力次 （神色愚癡類小兒）我只是在這裏觀看鐘上的針哩。

封魏漢 (向非力次太太) 你要走?

非力次太太 要是還能走得動……我的兩條腿簡直的都站立不住了。

封魏漢 這我相信，你今天夜間甚麼時候起的牀?

非力次太太

非力次 我們差不多八點的時候纔起來的。

封魏漢 你常常都是這麼晚纔爬起來麼?

非力次太太 噢，可不對，這個人今天可是完全的精神錯亂起來了。我們五點鐘就起來了。我們

天天都是五點鐘起牀!

封魏漢 那麼，非力次太太，你現在可以回家去了——這頗使我心內下不去……可是這其間

正義國法已經從事開展了。太陽自能將一切的隱事送至光天之下。作惡的人總免不了兇惡的結果的！那永久的裁判官總忘不了他們。——(向陸豪) 那麼你你也可以回家去了。你回家去靜候去吧。我今天要把兩隻眼都閉了起來，你爲父親的心腸把你今

天弄糊塗了。

陸 豪

(趨前)我還要陳訴，區長先生……

封魏漢

你去罷！你去罷！你還要作甚麼？不要再胡攪了，我的至好的朋友。

陸 豪

(此時貼近非力次太太身前)上帝是我的見證！我總要揭破你這個把戲的！

(幕下)

第四幕

佈景

長亨利工廠內之屋山室間。左方小窗二，帶窗帷。其一窗下靠椅一，上坐非力次太太，面容深類染有重病者。——其一窗下縫紉機器一，前置坐椅一把，椅之上掛婦女外衣一件，似係爲人甫行工作完畢者。縫紉機器上則置婦女之鬆軟襯衣一件。後幕壁內門一，與屋頂室間相通。門之左方紫色瓷磚火爐一，門之右方黃色磨光之衣櫃一。右方壁內亦有門一，與門道相通。此壁下更有舖設妥當之臥牀一，稍前尚有黃色立櫥一。立櫥之上，有擺鐘一座掛壁上。鞋匠師傅非力次足僅著襪，立於立櫥上，扭鐘內之絃。非力次身著嶄新之襯衣及星期日之褲及肩袂。——室之中央置可以抽縮之活動木桌一。其上空處懸燈一。桌之四周，圍以黃色坐椅四把，此外一第五把坐椅置臥牀側。鐵匠師傅長亨利及艾得著工作服裝據案工作。長亨利手執一鐵制之塔頂定風雞，艾得以赤色之油質向上塗抹。

(艾得及長亨利作不覺失聲大笑狀)

非力次 (正在艾得及長亨利大笑時，已將掛鐘之絃上妥)這裏又有人動了這座鐘。

長亨利 到是不錯的！這也不能不是這樣的。你只用再加點小心吧。

(笑聲復作)

非力次 我只是說，恨不能的逮着了這個人！其實一把錢票子，我滿不在乎的。

長亨利 可是不在乎的！這也是的！這也是，是點值錢的東西哩！我想，這是鸞啼奈動了這座鐘的。

非力次太太 這個女孩子可永不到這座鐘前來。

長亨利 哪，哪！

非力次 這可是能發生不幸的事情的，曉得了！在這樣的事情上頭，我可不能胡亂開玩笑。

艾得 這個東西也是得弄到舖子中去的吧。

長亨利 這可是不錯的！這可是我常常說過的！拐角的舖子快要蓋妥了；要是沒有一座掛鐘，那

他就開不了張！

非力次 硫黃匪黨！不逞之徒！你們只用去竊笑去吧！你們可敵不上我。

長亨利 咦，可是敵不上！這也是不行的。你已經又訂了多少合同了？我說的是定購貨物的事情啊。你這貨棧中總得有點東西存在裏頭啊！

非力次太太 你快叫他安靜了吧，不要再鬪惹他了，師傅。

非力次 你只用到我的屋裏走一蹓去罷，那你就可瞧我的那些書信和合同了。滿包滿堆的都在那裏放着！

艾得 （作向屋頂室內探望狀）我瞧不見甚麼。

長亨利 你只用去把地板揭開去：那些信件都在裏邊藏着哩。買賣上頭的祕密，是不當不守的呀！

非力次 這自然也是應當守的！這麼個沒閱歷的傻小子！你們只用先去念點書，識幾個字，曉得了，然後再來干與我的事情吧。

非力次太太 不要這樣，非力次，你也叫他們安靜了吧！你不要生氣。長亨利師傅總得要說笑話

的。要不然，他就過不了。

長亨利 師傅太太，我今天也是高興的，是的。這件活已經作成功了。要是我從那塔頂上跌不下來，那我今天可要把我灌個嚇死人哩。

非力次太太 你今天還要把那裏那件東西親自弄到塔頂上去安置麼？

長亨利 噢，完全自然的！爲甚麼叫我去麼？沙落斯奇畫的圖樣子，老太太，我把他用鐵打成功了，并且還要把他送到高頭去。

(鸞啼奈走入)

鸞啼奈 這可叫沙落斯奇自己去弄去吧。

艾得 危險的事情沙落斯奇總不致於害怕吧。

長亨利 可是不害怕！這可是真正不含糊的。他不怕神，不怕鬼。這個小小人兒，我可以告訴你說……連布律協對於他還是個孤兒哩。(一)

非力次 我還要再打聽點甚麼哩，師傅是誰把這座新房子蓋了起來的？

長亨利 哪，還能是誰？

非力次 是我！並不是沙落斯奇。

艾 得 哪，那還有錯！自然的，是非力次師傅。

非力次 自基礎一直到高頂是我，總是我。我的地基，我的沙土，我的石頭，我的錢財！全盤的危險費都入在了裏頭。你們問問孩子他媽，這是不是實話。——（大笑）

非力次太太 不錯，主子耶蘇，非力次，你快別再提這種舊話了。這可是不在乎這樣的事情的。

非力次 正是在乎的！我要把這件事情證明，孩子他媽。我要向他們大家弄明白，我是誰。你們只用留心我到那裏去把這件事情演說演說去！

非力次太太 沙落斯奇說，並不演說。

非力次 我可不能叫人家禁止我這張嘴巴，你不能，沙落斯奇也不能。（非力次趨入屋頂室內，下。）

長亨利 老太太，你留點心吧，這到了吃喝起來的時候，還要吵鬧哩。這已經是明說了出來，要吵

鬧的了！總是小心着點，纔更好哩。

非力次太太 你只用對於他略稍的留點心吧。一開頭，就給他個很很的喝起來，把他灌醉。我今天可是阻當不住這個人了，他今天定要去赴這上樑的宴會。

長亨利 沙落斯奇昨天挨了打。

艾得 昨天晚上，不錯的，在國民會議之後。

非力次太太 大概是他說的話太有點激烈了吧。

長亨利 你要是再用點甚麼的時候！這也是這樣的。這塊小小的腐肉把話說得，非力次太太把話說得滿場的人們都喝彩叫好。他的話可真是說得慷慨淋漓，毫無忌憚。

非力次太太 他可是不該這麼激烈的呀，我想。

長亨利 可是該正該爲甚麼也不該呢？你有甚麼可反對的，你能怎樣啊！只用猛力的向前闖吧！那滿場的人恰該這麼一場的怒罵。魏漢該，費德利濟也該。這無論怎樣說，都是好的，非力次太太。這纔恰恰的是正當的時機哩！這一下子，他可是完全的同他那一黨子的闊

弟兄們決裂了。這一下子，可是人人都知道了。可是不能後退了。這他可是我們的人了，非力次太太！我可是沒有想到他竟能這樣的。

非力次太太 這你大概可滿意於他了，師傅，你的工廠內現在已經這麼熱鬧起來了。四個夥計

……

長亨利 這也是的！這我可不反駁。他已經使許多的人們都發了點財了。牧師費德利濟，他的錢袋，我可不知道怎樣去弄了。我的買賣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可是忽然的又行了。的確的。這你可從窗內向外留點心吧，老太太，要是我完完全全的爬到了那高頂，我要打手召和大聲喊號，並且——從高頭一直的跳了下來！

（長亨利偕艾得手執塔頂定風雞下稍頓。）

非力次太太 陸豪今天還要來的麼？

鸞啼奈 不，母親，我不知道，你老這麼怕的甚麼呀？

像陸豪這麼一個猥穢的老頭子。儘管叫他來吧，愛來多少次，就來多少次——並且儘

管叫他去說道去吧！要是他去亂說道，母親，那可是沒有人肯聽他那小孩子樣的饒舌！
非力次太太 有人說，他在四下裏又很說了些閒話。

鸞啼奈 咦，讓他去說去吧。我也又得到了些書信。這也是這麼一封，母親（將一信封封妥之書信擲之桌上。）這我可絕不去理他。這只不過是車站上的那位職員。

非力次太太 這也許是連長舒爾尊。

鸞啼奈 也許是學校理的助教來乃德，爲甚麼最後不是他呢！

非力次太太 哪，隨他們去吧！這些東西們都是好猜忌的——并且那是嫉妬沙落斯奇的這座新房子的！他們總是想着要給我們的衣服上頭添補點甚麼。但是這可不行！這可不是這麼容易的。

鸞啼奈（將縫紉機器上之衣服縫數針）你瞧瞧，媽媽，這是我拾了來的！

非力次太太 儘管縫罷，縫罷，縫罷！你現在別再耽誤了。這件衣服兩點鐘的時候必得要作起的。
婀得爾黑德已經又打發人來取了——至多你現在可以到地窖底下去一趟，把那幾

瓶子酒取上來，等着他們回來了，好叫我們大家舉盃慶祝。這我們可以瞧得出來的：他們馬上就要把樑上妥當了——

鸞啼奈 這是長亨利的女人的畸形匡正機。

非力次太太 這當初也是個可憐的女人：強束，強拴，和強撕，終究也沒有把他那駝背給弄了去。

鸞啼奈

他爲甚麼要這麼愛俏呢？

非力次太太 咦，讓他安靜了吧！這可是他堪當的。

鸞啼奈 人們說他在長亨利睡覺的那間屋內亂敲擊。

非力次太太 嗷，別提他了！別提他了！別向下說了。他大概是總沒有少虐待了他，雖然他還給他弄了這麼多錢來。他老是得縫衣服，給他賺……怨不得他現在死了不安靜哩。

鸞啼奈 那麼誰叫他去嫁長亨利師傅呢？

非力次太太 咦，現在別再提這宗陳套的事情了。陳套的事情是我所不願過問的。就這我的腦袋中已經都穀飽滿得十足的成色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怎樣了。就這我已經就往往

的見起鬼來，怪來的了。

鸞啼奈 這可又是這麼個話了，要是他再這麼樣的欺騙我呢……

非力次太太 長亨利師傅麼？可用不着操他這份心。在這樣的事情之中他們卻都是無用的。假使他們之中果有這麼個人，卻是事事都覺可靠……那我可是要見識點新奇的事情哩。——主要的是時時都要小心警備。這個人可不是險惡的。他對於這件事情確是完全的好意的。你要儉省過日子。你知道，他的手頭是多樣嚴緊的！他那點子破爛的材產，你千萬的給他保守着。他的小女孩你要好好的看待。他對於你的男孩子也是不錯的。**非力次** 身着禮服復由屋頂室內走出。這個樣子你可不能去吃飯去！你來，我把這個釘子給你弄緊着點。

非力次 這恐怕不行吧！你只別蹣着了你自己。

非力次太太（以左手執其褲緣，自坐椅上開始縫紉）這還能怎麼樣啊，要是一個人不能行動了？就是在平素的時候，也真爲你操足了心。

非力次 過去的時代！(三) 只別給我再提了！我真像是你們的個討厭的脫鞋器！你們把我都完

全的拿到牆角去了——你動了我的鐘了麼？

鸞啼奈 不錯的你又火啦。(下)

非力次 你只用等着吧！

非力次太太 鐵匠師傅先頭只不過是說笑着玩哩，**非力次**！

非力次 現在我可覺悟了，孩子他媽，這我可要向你們大家顯點本領哩。無論是誰，我今天還要

同他較量較量。

非力次太太 哪自然的，這還用說。

非力次 你只用再等兩年下去瞧瞧吧，到底是誰向錢袋中賺的錢多：是沙落斯奇，是長亨利，或

者是我！

非力次太太 你同長亨利師傅又怎麼老這麼不對呢！人家還是把我們收留到家中來的呀：

非力次 也是不錯的，但是這可是因為他是吝嗇的。并且因為他是要吞高高的質價的。

非力次太太 你只用也欣幸師傅是這樣的吧

非力次 就因爲這點子火繩的事情麼……可不是呢，孩子他媽，你還要再巴結他到那裏去呢。

非力次太太 這到底是一件甚麼事情？

非力次 噢，這件事情！這還能是件甚麼事情？連鮑克斯大夫也曾說過的。

非力次太太 我實在不知道你的這些事情。

非力次 孩子他媽，我可是有潔白的良心的！

非力次太太 哪，（三）你也去叫他們把你那潔白的良心竈入玻璃中去吧。

非力次 孩子他媽，我現在可是并不說甚麼……

非力次太太 糊塗話！

非力次 好——

非力次太太 沙落斯奇到這裏來了。抵押的事情究竟怎麼樣呢？

非力次 這好叫他拿着個第四的位置來欺騙我麼？（四）

非力次太太 這是人所共知的：蓋這麼所房屋是得要用錢的呀。

非力次 沙落斯奇這可把自己修蓋了裏頭去了。

非力次太太 糊塗話！

非力次 不錯的！因為這同一塊病一樣插在裏頭。

非力次太太 主要的問題是：那麼這你可答應了麼？

非力次 上帝保佑，這件事我可不作！我從前充當警局的委員時，曾辦過些極精細的事情，封魏

漢用手敲着我，不錯的，並且喜歡得了不得，因為我把公事辦得這麼精明。噢，不行，孩子他媽！我可不是這麼糊塗的。——我會打算！我會動筆！我是個一半的律師，孩子他媽。這

個楞頭青可是愚弄不了我！（沙落斯奇作極匆忙狀走入。服裝改變：著亮色之夏季外套，冠華美之小帽，携小手杖，一手執建築圖樣一捲。）

沙落斯奇 早安，非力次太太。你的身體怎樣了？這點傷寒已經安然的忍過去了吧？

非力次太太 謝謝。還好！你也請座下吧。

沙落斯奇 是的。我就要座下的。這可是我堪當的。自清晨四點鐘起一直的站到現在了！上帝知道，我總還能怎樣的奔走勞苦哩。

非力次 早安。我也還在這裏呢！

沙落斯奇 早安，我還沒有瞧見你哩。我這些天頭腦裏頭老是塞得這樣滿滿的……

非力次 我也是這樣的。

沙落斯奇 自然的。這我可不懷疑！你同我有甚麼話要說麼？那麼就請說吧。

非力次 現在無話說！現在我有旁的事情作。我得到車站上去會一位先生去。爲俄國橡皮鞋的事情。稍緩緩！自然是有話說哩！現在無話說。（作傲慢狀憤憤然下。）

沙落斯奇 這位鞋匠完全的使我們大家可笑。無論那家酒店裏面，他都進去擺他的架子。新近他又在外面開了一攤子事，是在車站上二等客人的候車室中開的。這間屋子裏面，他竟居然的闖了進去，並且在那裏演說了一場極無意識的話，是在離着貴客的桌椅不遠的地方演說的。他說是要設立工廠，并其他這類等等事業。

非力次太太 這個人簡直的是如同瘋了的一般。

沙落斯奇 那麼你的身體到好麼？

非力次太太 是的，總還可以過得去。只不過是這打鐵的聲音，我有點受不了。巴不得的快離開了這座房子吧！

沙落斯奇 忍耐點！千萬的忍耐點！已經勉勉強強的到了這步田地了，現在只莫再催促我了。總要有耐性。我自己也是關心快把這座房子蓋成功的。但是可惜，我不通魔術。這剛把屋頂的樑架安了上去，已經就穀我滿意的了。我知道，這值了我多少的脂肪，（五）——並且此外老是鬧這些事情。（將一些已折閱之信件向其指示。）自然都是些匿名的信件！都是些極鄙污的誹謗：對於非力次，對於你，並且自然是也對於我。

非力次太太 我絕不知道，這些人們究竟是要作甚麼哩。誰吃了虧，誰勿須顧及旁人的嘲笑。這可就是這麼個話了！這不是別的。他們已經把我們前前後後的都審問到了；已經傳我三次到廳上去了。要是這件事情上頭果然有點甚麼，那他們還不早把他弄了出來了！

沙落斯奇 關於這一層我不願向下談論。這是你的事情，與我無干。關於我的一方面，我已經向

他們表示了。要是有人敢動動我的燕尾服，那我就要把他的燕尾服整個的給他扯碎。這只用叫牧師費德利濟記着吧，他的牌（六）我已經瞧得過於的多了。——現在我可要照直的說了，因為你瞧，這句話我已經是躍躍欲試的了：這件事是不會錯的；但是總得要——錢錢錢哪！

非力次太太 非力次不願意。

沙落斯奇 非力次先生總得要出錢！

非力次太太 他老是還在妄想開他那個拐角的舖子哩。你不能給他預先留出間屋子來麼？

沙落斯奇 噢，出錢的人！出錢的人！這事我可不能辦。那我可要到了甚麼地步呢，要是我照這個

樣子辦了下去？對於這樣的事情，你自己大概也總要有充分的了解力哩。這不行。這可是字據中所未曾載明的。這樣的事情可是完全的提不到話下的。——今天有位銀行界的人物來吃飯，那麼，非力次太太，我是必得向他說句確切的話的。那麼爲的是先把

這件事情來弄明白了。要不然……我要是再辦不動，爲起難來了呢……

非力次太太 我可以辦的！你快不要再着急了！

沙落斯奇 好。那麼還有一件別的事情哩。你又聽說陸豪的甚麼話了麼？

非力次太太 是的。他老是不肯把他那張嘴巴子閉了起來，並且處處都亂說我們的壞話。這是同魏漢一個樣子的，老是這一樣的事情。我對於陸豪老是有好處待他的。可是他反道一天到晚的來一趟又一趟，說他那些討厭的事情，把人都弄得有病了，其實他說的那些事情，（七）那一件不是由手指裏面吸了出來的，也許……可是不錯的……誰知道啊……這樣的個人……他可要去弄得，一直的，一直的等到……最後還要有個……那麼這可也要是點甚麼哩！

沙落斯奇 不用害怕，非力次太太！他們不能再向前進行了，因爲這件事情是已經攔了淺的了。

——再者那邊木匠們今天都要在一齊會聚：我得過去向他們說幾句話去。那麼簡單着說吧：若是陸豪再來了，你可以稍微探聽探聽他的口氣。因爲近來又有這麼一件新

的事情發生。社會上的事情！偉大的事業！這裏頭自然有我，現在甚麼地方裏頭沒有我。我們現在要謀算陸豪的地基……他這塊地皮當初的買價非常的便宜，倘若我們現在把他這塊地皮全盤的，不要分開來弄到了手中，那可要有百萬以上的個大財可發哩。

非力次太太 這裏我也還有兩本貯蓄銀行的存支冊子哩。

沙落斯奇 多謝，多謝！這可是大大的救了我的急。人們往往不得不表示表示人們的闊綽……

非力次太太 我的女兒來了！你快把他裝入衣袋裏去！（沙落斯奇將冊子忽忽裝入衣袋內，向

非力次氏點首作別，速速下。非力次太太自座椅上將身軀立起一半，作極關心狀向窗外引首張望。他們今天不也還作一場特別的跳舞麼！那裏周圍站立的人可真是不少。——鸞啼奈携酒三瓶及酒盃數個走來。）

鸞啼奈 媽媽！媽媽！他又在樓底下哩。那個討厭的陸豪又來了。

非力次太太 （作吃驚狀）誰呀？

鸞啼奈 陸豪！他立即追隨在我的身後。（將酒瓶及酒盃置之桌上。）

非力次太太 （作神色決絕狀）隨他的便吧！儘管叫他上來吧。我要說實話了。——（陸豪由門

縫中伸頭向內探望。）

陸 豪 我打攪麼，師傅太太？

非力次太太 我，你不打攪。

陸 豪 那麼我還打攪別的人麼，師傅太太？

非力次太太 那我可不知道。那要看情形哩。

陸 豪 （走入。神情非若以前之狼狽）好朋友！我給你賀喜，師傅太太！我是又來瞧瞧對不對哩。

非力次太太 （作勉強之笑狀）你老是有這麼個尖鼻子，陸豪。

陸 豪 （瞪目凝視非力次太太，且加重聲勢）可是不錯！我可是也有的！完全的確的。——我剛

纔也逢見鮑克斯大夫了。他一會就要到你這上頭來的！我會向他問了一件事情。

非力次太太 問了件甚麼事情？

陸 豪 當初的那件事情。有人說他曾向長亨利說了點甚麼，要不然，就是長亨利向他說了點甚麼？

非力次太太 你們的事情我管不着。鸞啼奈！你去取塊香腸來，叫他們回來了好吃喝。

陸 豪 世界前進。

非力次太太 并且戰勝！是這樣的！

鸞啼奈 我現在寧可待在這裏，不更好麼，母親？

陸 豪 你去買絲線襪子去罷！

非力次太太 這又是甚麼意思？

陸 豪 噢，這並沒有甚麼意思，我想，他也是一位伯爵夫人哩。他曾到鮑克斯老太太那裏去：

：婀得爾黑德，這麼個漂亮的沙落斯奇的夫人——立在了他的舖子中，同那位老太

婆講價錢，買一件線黃色的裙子。這也是一位大伯爵夫人，師傅太太，他也曾穿過紅絲

線的襪子。

驚啼奈 在我們這裏連棉線襪子都撈摸不着。(下)

非力次太太 他們還要說炯得爾黑德的甚麼閒話！

陸 豪 這並不是說閒話，這是一如這是新近車夫又卸了車啤酒，尋常的啤酒，在克維敦氏那邊……就是在此地當洗衣婦的那個克維敦氏那邊。可巧這這位伯爵夫人正在那裏喝得醉醺醺的了。這可是他作了的！他把鼻頭高高的揚起——上帝保佑！這可不能說是傲慢——因為他曾問那位克維敦氏說：貧窮的人們也喝啤酒麼。

非力次太太 沒有的事，你來給我瞎胡亂扯吧。

陸 豪 不錯，我正想要向你問點甚麼哩，師傅太太：我又捉着了一點新的踪影。

非力次太太 甚麼樣的點踪影，陸豪？

陸 豪 別作聲，這是這麼個話頭的小心了。我不能向外說。別的我不知道。這我完全的都安排得精精細細的了。也還有偵探在暗中行動哩。我也曾又找了魏漢，他道是很很的慫恿了我一番的。

非力次太太（從事織繡）我的老天，魏漢！他可要使白菜肥哩。（八）這不過是只花你的錢財罷了。

陸豪（貼近非力次太太身旁，雙目含血，隱露兇險叵測狀）師傅太太，要是我們把這件事情破獲了，那我可要絲絲毫毫的都給你和盤的端出來哩。這連極小的點秘密，也要給你翻弄了出來的。現在檢查官也把耳朵直凌起來了！（作恐嚇狀，以手杖及足緩緩繞非力次太太之四周畫空圈，且愈畫愈緊，若繩套之纏繞。）這就是這麼個話頭了：大大的圈子畫好了，然後再，非力次太太，愈畫愈緊，使他們不知不覺的就落到了圈套中——我說的是那些放火的匪徒們。自然是師傅太太，我不是說的你。

非力次太太 我不久就要使這件事情安靜了哩。這一輩子也不能敗露了出來的。

陸豪 你敢打多少的賭，師傅太太說了就算！

非力次太太 一開頭時就沒有甚麼敗露了出來……

陸豪 你敢打多少的賭，師傅太太請擊掌爲信。這件事情上頭只是要人們有點忍耐。你會叫

古斯達到你那裏去，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師傅太太叫他給你送菜子去。可是舒爾尊老太太曾走了過去，從你的門前他走了過去師傅太太！我可不能使我的鼻頭丟掉了這個踪影。

非力次太太 這我可要向你說點甚麼哩，陸豪：我管不着你的鼻頭不鼻頭！但是我告訴你說，要是這仍沒有個完，并且你仍在我門四下裏胡亂尋覓……那我可實在的不能忍了。

陸 豪 那你可以去告我去吧，師傅太太。

非力次太太 你有甚麼話，直接說了出來，也還好。那人家也可以知道，拿甚麼來對答你！但是你不要去挑唆舒爾尊老太太了。我已經會把這個饒舌婦在這裏給趕了出去。他到這裏來要說勸我，叫鸞啼奈到某人那邊去。即使這是令連長舒爾尊滿意的。但是我的女兒可不是這麼個樣的人兒！這個老妖婆這可就說起人家的壞話來了！從前他可是老說你的壞話！——我可不知道：你怎麼老是在這裏嘮嘮叨叨的沒有個休盡了呢！這個孩子究竟吃了甚麼苦了，嗜他的供給周備！他有安身的地方！他有人照管，有好飯吃！

陸 豪

不，不，這一層可不能安慰我的心。這個污點我不能叫他在我的身上貼着，師傅太太！不能在我的身上，並且不能在古斯達的身上。這可不行。這使我立臥不安。這我絕不肯鬆手的。這已經喪送了我十年的壽命了。這是我知道的！我知道，我受了甚麼樣的罪，並且在那裏受了制。永遠沒有受過這樣的罪，受過這樣的制，一輩子還沒有。這是誰作的，我總要搜索了出來的！這我知道，這我可是立定了志向的。

非力次太太

哪，老天爺爺，老天爺爺，爲甚麼永不呢？儘管去作去吧！儘管去鼓動去吧！這與我有

甚麼相干？我可要叫人家老這麼的來惹我動氣哩，雖然醫生禁止我動氣。我……

陸 豪

師傅太太，這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是甚麼。我可是知道的。我一直的跑到了家中，把手擱在眼前，還瞧不見。我不知道上帝，不知道世界，並且胸脯內癢得難受：我只是一个勁的張着大口粗喘。後來我就倒臥到——是的！——到牀舖上去了，同一個死人一樣：拿手巾來磨擦！拿刷子來刷我的身體！拿樟腦油來打針，並且一切等等的施治手術。這我纔又蘇醒了過來了！

非力次太太 這你述說了已經有幾十百回了，陸豪！這我知道，你是發了瘋的。哪，甚麼呀？這我可
是也扯落了頭髮的呀！（九）這件事情也耗喪了我許多的骨髓了。——我們之中誰更
吃虧呀？是你，或者是我？這我可要知道知道。你的身體很結實，並且你今天多樣的精神
啊！那麼我呢？我成了個甚麼樣子了。我今天的精神怎麼樣？那麼，所以是呵，你終究要個
甚麼呢？——我甚至已經都夢見了我的墳墓了！那麼你瞧，這到底是那裏痛疼啊？我是
不久就要讓位的了。這一種的追迫，在我這裏可是值不當的了。這是實在的！你已經就
很設是個愚狂的人了，陸豪。但是竟這樣的妄謬……這可是令人相信不下去的。開頭
時，你本來老是想著要去掉了這個小孩子……

陸 豪

師傅太太，你是不知道古斯達這個孩子的！這個孩子，他在家的時候……待別的孩子
這麼好，等等的情形！並且唱歌！並且頭腦中有思想！並且前些時他偷跑的那一次——
這是他自達爾村跑到臺格爾，師傅太太，後來他就坐在了教堂的前面，他老是在那裏
等候打鐘，毫不作聲的在那裏靜候鐘的響聲。那你可該瞧瞧這個孩子哩，師傅太太，他

臉上的那份狀態。這必是點甚麼哩！他只不過是不能把他說出來罷了，不能像我們這樣可以說了出來的。

非力次太太 我也曾丟過一個小孩子，陸豪！不錯的！並且這還是我的個最好的兒子哩。哪，你瞧！你可以儘管仰起頭來瞧瞧我。我的一輩子，這也不是一場的兒戲呀——你只用拿眼正正經經的瞧瞧我吧！也許你的興頭就要過去了的，如同你那次的興頭過去了的一樣。

陸豪 師傅太太，我是一個和平的人，但是……我是和平的，師傅太太。我所以纔不願意去當警察啊，但是……

非力次太太 可是哩！可不是哩！這誰不知道！正是爲這個緣故啊！可是你現在到是一切人裏面最利害的了！——真像一支好咬人的惡狗。你本是一個極馴良熱誠的人哪，陸豪！爲這個緣故個小孩子纔都同你熟識的呀。但是耶穌啊，你們人們，這是甚麼呀，嗜——你可以把那邊的酒瓶給打開去爲甚麼我們就不能在一齊喝滴酒了呢！陸豪揩拭眼

淚，然後走去拔酒瓶上之木塞。）爭鬧的事情後來總還可以再開始的。人的一生不能是別的樣的！——這人們不能變更：糊塗當權！要是一個人想把人們的眼弄睜開：那可不行。糊塗支配世界。我們都是些甚麼：你，我和我們一切的人們？我們都不得吃苦受罪，都不得不費心機作苦工，苟延一生，這個是這樣，那個也是這樣。那麼所以是呵！那麼我們自然是曉得當怎樣的。誰不幹，誰懶惰，誰幹，誰下賤。——樣樣都是向屎溺中去掏取。我們一類的人，甚麼樣的屎溺都得下手去抓拿！那還老得記掛着這麼個話頭哩：要學好啊。那麼這究竟得怎樣的個幹法啊？我們在那裏能弄得到安寧啊！我會想着要爭扎了起來，這是實在的。哪，完全自然也是的！正是要想着出了這個令我們大家這麼互相傾軋奮鬪的個稀泥窩子哩……跳了出去吧！走吧！——越高越好……那麼聽說你要從這裏搬走，是真的麼，陸豪？

陸 豪

師傅太太，我曾有這麼個心思。爲甚麼緣故，這鮑克斯大夫和我知道。（深深嘆息）這并不是單爲這件事情，好離着古斯達住的近一點哩，可不是哩！我在這個地方不合式

了，他們大家都這麼古古怪怪的拿眼瞧我。（此時酒瓶已打開，滿斟兩盃。）

非力次太太 還有甚麼這些人們與我們有甚麼相干！

陸 豪 不然，不然！要是一個人曾作了這麼件事情……這也是……要是一個人到了這步田地——甚致——以國家的一位官吏——竟去拿根繩子，並且甚致……師傅太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竟作了這事——但是他們卻是的確把繩子給我割斷了的。（舉盃飲酒。）

非力次太太 人們聽說的果然是實話麼？

陸 豪 你瞧，這一下子，竟來了許多的人。並且這……拿着個國家的官吏——這我一瞧見，無

論甚麼風，也不能把這給我吹淨了，無論甚麼雨，也不能把這給我洗去了。（舉盃飲酒。）

非力次太太 我說，這我們可是終竟有這麼一天互相舉盃祝飲的！我也是不好管人家的閒事的——但是你要是想向外出賣的時候——誰知道啊……我可以和沙落斯奇談一談，最後你們也許能同意的。

(鮑克斯大夫，艾得及鸞啼奈走來。)

鮑克斯大夫 這裏到是真快活呀，非力次太太。

非力次太太 今天完全的例外的！不錯的！

艾 得 姑娘！你要瞧點甚麼麼，姑娘？長亨利師傅在那屋山頂上跳舞哩。

非力次太太 (奮力立起，引首向外觀望。)

鸞啼奈 我完全的瞧不見這樣的事情，媽媽。

艾 得 叫他跌了下來吧！他跌了下來，會立在腳上的。師傅真也是貓的族類。

鮑克斯大夫 (作滑稽之威嚇狀，半低聲向陸豪) 不要這麼常常的激刺我的病人！那我的醫道，

可要行得使魔鬼出現哩！

非力次太太 咦，你快不要囉嗦這個人了！他是受了挑撥的。人們挑撥了他。他平素到是世上最

好的個人。

鮑斯克大夫 哪，馬上就來！那麼我們怎樣呢，師傅太太？

非力次太太 完全的好。固然——（以手指胸脯）——這裏頭是有點甚麼壞了的。哪，縱然如此！人人遲早總要有那麼死的一天。我總算也活了一霎那了。

鮑克斯大夫 不要這麼多說話！把口閉得再長久點吧。（向陸豪）再者我還有託我向你辦的點事哩。沙落斯奇看見你到這裏來了，他請我轉告你：請到那邊吃飯去！

非力次太太 陸豪，哪自然的爲甚麼不呢？

陸豪 我也還不強拒哩，師傅太太。

非力次太太 那麼你呢，大夫先生？

鮑克斯大夫（急速）上帝保佑！我可不去。

非力次太太 爲甚麼不去呢？那麼你或者是還記恨前仇的麼？

鮑克斯大夫 至多也不過因爲他拿這麼座鄙污不堪的五層租賃營舍來給這個地方活活的現眼丟人，我纔不去哩。至於說——記恨前仇？我可不會記恨前仇。但是你瞧：我是個浪

蕩慣了的人。我並不承認，這樣的事情是使我感興趣的。但是隨着他們去幹去——

那可不行！那我可不學習。我八成也還要離開這個地方的。

非力次太太 那麼把這麼好的實習，竟拋棄了麼？

鮑克斯大夫 航海呀！航海使人康健。這是最好的實習，非力次太太，若是一個人平素不很實習。

非力次太太 你也不是實習的！

鮑克斯大夫 這我也不是的。——哪，你聽，他們又在那裏鬧嚷哩。（聞羣呼萬歲聲。）又是這麼巨

大的鼓舞！他們馬上就要用盾牌把沙落斯奇高高的舉起哩。他們先頭就幾乎要這麼辦！（一大陣高呼萬歲之喧噪奮發聲自外透入室內。）哪，你可瞧啊？這樣的事情真是鼓

舞人們的心胸！

鸞啼奈 母親，你瞧，他們在那裏把誰擡了起來了！工人們擡起來一個人！

非力次太太 把誰擡起來了呢？（周身搖動，起立向外凝視。）

鸞啼奈 你瞧不見是誰麼？

陸 豪 是沙落斯奇。

艾得 這是一如這是。我以前對於這個小人兒連聞他一鼻子都不想聞。但是這可……這可不……因為他現在這麼有道理，並且這麼爲康健的理想奮鬥；反對專制的政治和警察的威權，那麼……那麼……我也要向他高呼一聲萬歲！

鮑克斯大夫 哪。艾得！可是自然的一定的！

（非力次作極激昂狀走入）

非力次 我……我……我……我……是我弄的！——你們只用大聲高呼罷，只用大聲高呼罷！他們把他擡起來。但是這不行，這樣的篇演說，我可說不出來！人格啊！良心啊！這是主要的事情。不錯的我曾出了錢，修蓋了這座房屋。但是即使魏漢同我斷絕了關係——我也不能拋棄了良善的見解！秩序是得要的！道德是得要的！我是君主黨，透入骨髓中的君主黨！但是爲這一種的榮譽我可不嫉妬你！

鮑克斯大夫 普斯得非力次！你到這邊光亮的地方來。我要察看察看你的眼睛。——你的瞳人不轉動麼？——

非力次太太（略形蘇醒，氣息短促，周身搖擗，兩手向空擗擗，若不勝其欣悅者，面上兼露快慰及驚駭之色，張口大呼，勢將絕息）如良！

鸞啼奈 媽媽！媽媽！

艾 得 他可是睡着了。

鸞啼奈（作求援救狀向鮑克斯大夫）我的母親的胳膊怎麼這麼亂向四下裏抓拿呀？

鮑克斯大夫 誰呀？在那裏呀？非力次太太？

鸞啼奈 你快瞧瞧罷！

艾 得（作笑狀）他大概是要在空中逮家雀的吧？

（鮑克斯大夫已自非力次跟前轉過身去向非力次太太。）

鮑克斯大夫 非力次太太！

（非力次作漠然無關狀，且作興奮狀在舞臺之後幕步來步去。陸豪作急切狀由窗內注視

窗外之簾帷。）

鸞啼奈 我不知道，母親絕不肯回答。

陸 豪 我想，他大概是要去世的了。

鮑克斯大夫 甚麼事，非力次太太？你怎麼了？你這兩隻手老這樣要作甚麼哩？

非力次太太 （兩手高高向身上之空處亂抓，爲狀極其奇異）用手抓……用手抓……老這麼

用手抓。

鮑克斯大夫 抓甚麼呢？

非力次太太 （仍如前）用手抓……用手抓點甚麼。（兩臂落下，寂默無言。）

鸞啼奈 （向鮑克斯大夫）他是睡覺的麼？

鮑克斯大夫 （作莊容）不錯的，他睡着了。但是你現在須要攔擋住外面的那些人們。

陸 豪 那全體的人們都跳躍過來了。

鮑克斯大夫 （厲聲）攔擋住他們！艾得！趕快攔住他們——（艾得下。）

鸞啼奈 大夫先生，我的母親怎麼了？

鮑克斯大夫 你的母親是……

鸞啼奈 甚麼呢？

鮑克斯大夫 (加重聲勢) 是睡着了。

鸞啼奈 (面露一非常之恐怖狀，欲大聲喊號；鮑克斯大夫急忙將其抓住，以手掩塞其口，鸞啼奈因之神魂略定) 大夫先生，他先頭不是還說話的麼……

鮑克斯大夫 (以左手執鸞啼奈之手腕，將其引至近處，且以右手置於已死之非力次氏之額上) 哪，好從現在起，他可是要永遠閉口無言的了。

(非力次立於幕之後部，作絕不關心於眼前之事實狀，潛心注視手執把鏡中自己之眼影。)

(幕下)

註釋

表題頁

(一) 漢彩法律問題之時代。漢彩 (lex Heinze) 係人名，爲德國帝國政體存在時政府中之舊人物。氏於一千八百八十幾年間，曾提出一種處治含有淫穢言詞之文學書籍之法律，下令全國施行，意在借以撲滅當時自然派文學之氣焰。當時德國文學界羣起反對，此律遂未得以久行，而當時亦遂以漢彩法律呼之。

第一幕

(一) 盛淨水之玻璃圓球。其作用在使燈光反射，得以愈增光力。

(二) 波存湖。係 Ploiensee 之譯音，爲柏林郊外之鎮市名，有監獄，故「上波存湖去」卽「入獄」之意。

(三) 普斯得。見獺皮第一幕之註釋。

(四)這可叫鬼去證明去吧！ (Und da Soll een'der Teifel amal neas nachweisen!) 即「無人能證明」之意。

(五)倘若一個人已經陷入水中這麼深了。(wem erst ma't Wasser bis hierher Steht) 句中之「水」字喻困難，「陷入水中」即「陷入困難中」之意。

(六)他大概是很昇入了腦頂中去了吧？ (Is ihr woll Sehr in de Krone gestiegen?) 德文成語，即我國成語「趾高氣揚」之意。

(七)但是像這麼個父親，這麼個女人…… (aber So an Vater und So a Weib……) 此句中之「女人 (Weib)」字樣，應係指沙落斯奇之母親而言。沙之父母由非力次太太此段之言詞中觀之，必係不仁不慈，棄沙不顧，非力次太太以女兒故，特為關照，供給教育經費，將其送入建築學校中，以資造就。此種情形由此幕之末非力次對於沙落斯奇向非力次太太所說之種種怨詞中可以看出，而尤以下列一段為最顯著：

非力次 嘖，上帝，不錯！這可是真到了我的喉嚨眼上頭來了。誰肯拿這些錢來給我，就是

他所糟場的那些錢的一半，也可以！但是不行：沒有人來管管我，沒有人把我送入建築學校中去。

(八) 那麼像你樣這麼一個兔子，安黨！你真是個真真正正的兔子脚。(Also a Hase wie du bist, Anton! Du bist Schonn a richtiger Hasenfuss.) 兔為動物中之最畏怯者，故德人罵人畏怯曰「兔」或曰「兔脚」。此處意譯當云：你真是膽小，安黨！你真是個真真正正的膽小的人。

安黨 係 Anton 之譯音，為非力次之名。

(九) 只用來入德國的聯盟吧。(Timmer 'rei ei a deutschen Bund.) 此為德國當時社會中之流行語，蓋當時正為德國聯邦告成之時，聯邦制之說甚盛，故社會中乃有此語流行。

(十) 十字碑。十字為耶教之象徵。歐人墓前之紀念碑，大半以此十字形為之，或以鐵質，或以木質，石質等為之；在德文稱之曰 Grabkreuz 即「墓前十字」之意，故譯為「十字碑」。

(十一) 艾都啊得。係 Eduachd 之譯音，為 Eduard 之訛讀，乃陸豪之名。

(十一) 普路士的藍色。(Preussisch blau) 卽天藍色。

(十二) 拉得維喜。係 Ladewich 之譯音，爲 Ludwig 之訛讀，乃長亨利之名。

(十三) 達爾村。係 Dalldorf 之譯音，乃柏林郊外之村鎮名，村中有大瘋癲院，故「到達爾村去」卽「入瘋癲院」之意。

(十四) 我的溫室上頭得用蒙蓋的物件。歐洲之溫室多半以玻璃爲屋頂，以透陽光，但恐有時陽光過熱，傷及花卉，因而皆備麥稭等物蒙蓋於玻璃之上，故下旬有云：我會蓋了這麼座廠棚，把麥稭都放在了裏邊。

(十五) 好像是個猴子給我理起髮來了似的。(da denk ich, mir Sol I'n Affe rasieren)
德文成語，「愕怪」之意。

(十六) 克羅格 見「癩皮」第一幕之註釋。

(十七) 枕頭就要漂浮了起來哩。(Wenn Mutter mir unten nich pinken hört, denn

komm ich zu Haus, denn Schwimmt Thn't Koopfkissen.) 喻其妻怨恨流淚之多。

(十九)這你可別也拿着腦袋向牆裏邊撞。(ock ni mit'n Koppe durch de Wand) 德文成語，見獼皮第一幕之註釋。

(二十)這可是真到了我的喉嚨眼上頭來了。(det Steh tmir bis oben ruff.) 喻「太過，令人難堪」之意，意譯當云：這我可是真受不了啦。

(二十一)他畫圖都把他們畫入口袋中去了。(Der zeechnet sie alle ei a Sack.) 歐人建築房屋，皆預繪圖樣，估工計價，在在皆有成竹在胸，故工人包工往往無大利可圖。此句中之「畫入口袋中」亦即使工人無利可圖之意。意譯當云：都把他們畫入圈套中去了。

(二十二)我沒有創造了世界。(T'ek habe de Welt nich injericht.) 卽「我非全能者」之意。

(二十三)寧可先把你由廟堂中扔了出去，也不能叫我把你壓制着，很很的收拾我哩。(eher Schneis-sick dir noch zum Tempel raus, eh det ick mir lass in die Pfanne

hav'n, unol lasse mir ganz jehörig abfind'n.) 此句中之「由廟堂中扔了出去」係德文成語出於耶教經典，卽「逐出」之意。意譯當云：寧可先把你逐了出去也……

(二十四) 茱白魯斯 係 Zerberus 之譯音，爲犬名，出於希臘神話。按希臘神話中有云：此犬一身三首，凶惡異常，終日臥守陰間之門前，以防幽靈逸出，奔回塵世。

(二十五) 賬牌上的確已經記有我的賬了。難道還叫我去腳踏磨輪麼？ (Ick habe doch aber schon wat uf'n Kerholz. Soll ick denn wieder trill'n, wat?) 上句意謂「曾犯法坐監」，下句中「腳踏磨輪」係德國從前監犯罰作苦工中之一種，故此二句意譯當云：我從前的確已經犯過法，坐過監了。難道還叫我去坐監去麼？

第二幕

(一) 艾都啊得 係 Eduard 之譯音，爲艾得之名。

(二) 唛，魔鬼知道！ (I, weess der Deibel!) 即「無人知」之意。意譯當云：唛，誰能知道啊！

(三) 古來斯先生。原文 Herr Kules，其 Herr 一字，乃「先生」之意，Kules 係希臘神話中

大力王赫爾古來斯 (Kerkules) 姓字之末段，其前段 Her (赫爾) 之發音，恰與德文 Herr (先生) 一字之發音，適相切合，因而無學識之鐵匠伙計艾得遂誤爲古來斯先生。

(四) 扯斷鐵鏈子的人。(Kettensprenger)「大力士」之意。

(五) 噉噉噉噉奇奇咯！(Mumum, Kiekik) 怪叫之聲。

(六) 哈唻路啞鞋匠。(Hallelujaschuster) 哈唻路啞，係 Halleluja 之譯音，爲猶太人讚頌上帝之歡呼聲。哈唻路啞鞋匠，意譯當云：「寶貝鞋匠」。

(七) 那今天可是不能吡啦吡啦的了。(Da wird heute mit Pinke-Pinke nischt sind.) 吡啦吡啦爲銀幣之響聲，「不能吡啦吡啦」即無錢可弄之意，故此句意譯當云：「那他今天可是弄不到錢了。」

(八) 布耳。係 Bri 之譯音。愕怪之呼叫聲。

(九) 撒拉米。係 Salami 之譯音，爲意大利之一種香腸名。

(十) 把他的皮帽子給撞吊了。(da hebbick ihm, wat man so sagen tut, de Puofelmütze mit abjestossen.) 即「把他得罪了」之意。

(十一) 吞火的東西。(Det sind Ihn' de reensten Feuerfresser) 指前一段中所言之鴨

而言。鴨爲無知識之動物，往往誤認砧邊落下之紅鐵片爲食物而吞食之。吞食，則必致燒死，故長亨利特令艾得將其逐去。

(十二)非志願的烤鴨肉。是一趣語，亦即指誤吞紅鐵致死之鴨而言。

(十三)筍克。係 *Schock* 之譯音，爲德國之數量名，六十塊爲一筍克。

(十四)狗狐鬼的樣子。(ick hab' mir hundsfuchs-deibelmässig jefrcut.) 意譯當云：可把我喜歡得不成個樣子了。

(十五)鰓。係 *Seidel* 之譯音，酒量名，盛一「鰓」啤酒之盃，亦名曰「鰓」。

(十六)例外規定。(Ausnahmegesetz) 亦稱之爲「關於社會黨之規定」(das Sozialistengesetz) 係當時德政府對於社會黨爲防止其有妨礙公安之圖謀起見，所頒行之一種法律。此律係自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月起實行，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廢止。

(十七)法里賽俄人。係 *Pharisäer* 之譯音，爲猶太古代之一宗教黨派，排斥耶穌最力。

(十八)翻眼朝天仰視。(da sitzt det As und verdreht de Oogen.) 喻「假裝虔誠」。

(十九)小雀。(der Piepmatz)係柏林土語，指普路士國赤鷹徽章而言，故下句：「自從魏漢
卸鼻中帶這麼個小雀以來，」即「帶這麼個徽章以來」之意。

(二十)頭頂上沒有了房頂了。(Meester, es war mal eener gewesen, der hat keen Dach
ieberm Koppe jehat ……)即「無屋居住」之意。

(二十一)馱克。係柏林土語 Teke 之譯音，「愚人」之意。

(二十二)少德。係流行於柏林之猶太語 Schaute 之譯音，「狂妄之人」或「愚昧之人」之意。
(二十三)這同我們吃不好櫻桃。(es ist mit uns nich jut Kirschen essen.)德文成語，
即我國成語：「此非好相識」之意。

(二十四)胡亂尋噴的血鯉獵犬。(Schweisshund) 為噴覺最銳利之一種獵犬名，德人罵
人胡亂翻弄是非，多事饒舌之人曰：血鯉獵犬。

(二十五)武良。係 Urian 之譯音，即我國諺語：「討壓的東西」之意。

(二十六)耶律奧的警號。(de Trompete von Yericho)耶律奧為猶太之城名，古時此城

曾爲敵人之所襲擊，城下軍馬喊殺，以及號角之響聲，驚天動地。

(二十七) 末日裁判的警號。(de Posuere von't jüngste Gericht) 此句與上段均出於耶教經典。按耶教經典中有云：上帝於世界終窮之日，將親臨世間，裁判世間古今一切人類之善惡。屆時天使口吹警號，自天國飛臨人間，招集一切人類至上帝臺前，以受裁判。歐人皆係耶教徒，習聞教典，故陸豪特借此語以形容救火夫吹號之猛。

第三幕

(一) 米粒米達。係 Millimeter 之譯音，爲一米達尺 Meter 千分之一。意譯當云：差一頭髮絲。

(二) 藍色的鈔票。(blaue Scheine) 係百元馬克之鈔票。

(三) 雷及多利亞 (Donner und Dorial) 爲德人驚怪之呼聲，卽我國成語：「了不得」之意。多利亞係雷神之名。

(四) 那你可得預先的鑽洞去！(Aber wenn Sie sich weiter frech benehmen, so kommen Sie vorher noch ins Loch!) 「鑽洞」卽「入獄」之意。

(五) 這件事情我聯不成詩句。(Ich Kann mir keen Versch ni druf machen.) 德文成語，卽「不能了然」之意。意譯當云：這件事情我不明白。

(六) 把全世界弄到脖子上頭來了。(Wer heutzutage zur Kirche geht, der hat die ganze Welt auf dem Halse.) 德文成語，「爲世人所囉囉」之意。

(七) 免得襪子上頭吸了水進去。(det de Strimpe nich Wasser ziehen!) 句中之「水」字，指眼淚言。意譯當云：免得眼淚落到了襪子上頭去！

(八) 只要這件事情別走歪斜了，我告訴你說吧。(Wenn det man nich Schief jeht, kann ick Ihn' Sagen.) 卽「只要這件事情別弄壞了」之意。

(九) 硫黃匪徒。(Schwefelbande) 卽「放火之匪徒」之意。

(十) 我們不怕佛陀！(Wir fürchten uns vor dem Buddha nicht!) 「佛陀」係梵語，爲釋迦牟尼(Sakyamuni)之尊號，有「覺悟者」之意。此處卽係指政治上之覺悟者而言，爲魏漢之嘲笑語，故意譯當云：我們不怕這些要改良政治的人物們！

(十一)你大概是剛從印度來的吧? (Sie kommen wohl eben aus Hinter-Indien?) 德文

揭後語,有「不知禮儀」之意。

(十二)簡直的使天上的天神斷絕不了種了! (Wo dir mann eenseener uff't Handwerk

passt, mit Kinder kens Pfaegen und So'ne Sachen, det de Engel in Himmel nich alle wer'nd)此為陸豪對於舒爾尊老太太之揭短語。舒本係以代人撫養嬰兒及收生為職業,往往為圖利起見暗害嬰兒性命,故陸豪特以此語揭其短。歐人以為嬰兒潔白無惡,死後必昇天為天神,故「使天上的天神斷絕不了種」即喻「暗害嬰兒之多」之意。

(十三)可要叫你把聽覺視覺都忘記了的。(denn mechten woll ao 'ne Curesen raus komm'-jawolldet du hören und sehen verjisst.)喻「受刑罰」意譯當云:可要叫你很很的吃點苦子哩。

(十四)我也曾有過明亮的卸子。(Tek ha'ooch na' blanke Kneppe jehat.)喻「我亦曾當過兵」之意。

(十五) 驢子。(Esel) 爲德文罵人愚蠢之語。

(十六) 過去的時代。(Tempi passati) 意大利之成語，德文中往往引用，有「過時無用」之意。此處意譯當云：這話可是無用了。

第四幕

(一) 布律協 係 Blücher 之譯音，爲德國十八世紀連破法京巴黎 (Paris) 之勇將。

(二) 過去的時代！ 見第三幕之註釋。

(三) 哪，你也去叫他們把你那潔白的良心，鑲入玻璃中去吧。(Geh ock und lass dich verg-

lasen derhite.) 德文揭後語，意譯應加「免得人家瞧不見你的良心是潔白的」一段。

(四) 這好叫他拿着個第四的位置來欺騙我麼？(Det er meine uff vierte Stelle drückt?)

此句指歐洲抵押之情形而言。在歐洲往往有將同一之貴重物品抵押至第一第二及第三四人之手中者，而於歸本時第三四人往往受騙，無所得。

(五) 脂肪 (Schmalz) 卽「血汗」之意。

(六) 他的牌，我已經瞧得過於多了。(Det soll sich Paster Friderici merken, dem hab ich zuviel in de Karte jesehn.)「牌」即歐人賭錢所用之紙牌，「窺某人之牌」(einem in die Karten sehen)「爲德文成語，即「窺見某人之秘密」之意。此句意釋當云：他的隱事我知道的很不少了。」

(七) 其實他說的那些事情，那一件不是由手指裏面吸了出來的！(Und nu Kommt a unol kummt a Tag fer Tag und tut een mit alen Geschichten krank machen, wo doch all's aus a Fingern gesogen is!)「由手指裏面吸了出來的」係德文成語，即「憑空捏造出來的」之意。

(八) 他可要使白菜肥哩。(Der wird o's Kraut fett machen.)德文成語，即「他可要向你糊裏糊塗的說話哩」之意。

(九) 這我可是也扯落了頭髮的呀！(Ich ha eben's o Haare gelassen!)德文成語，即「我亦吃了虧」之意。